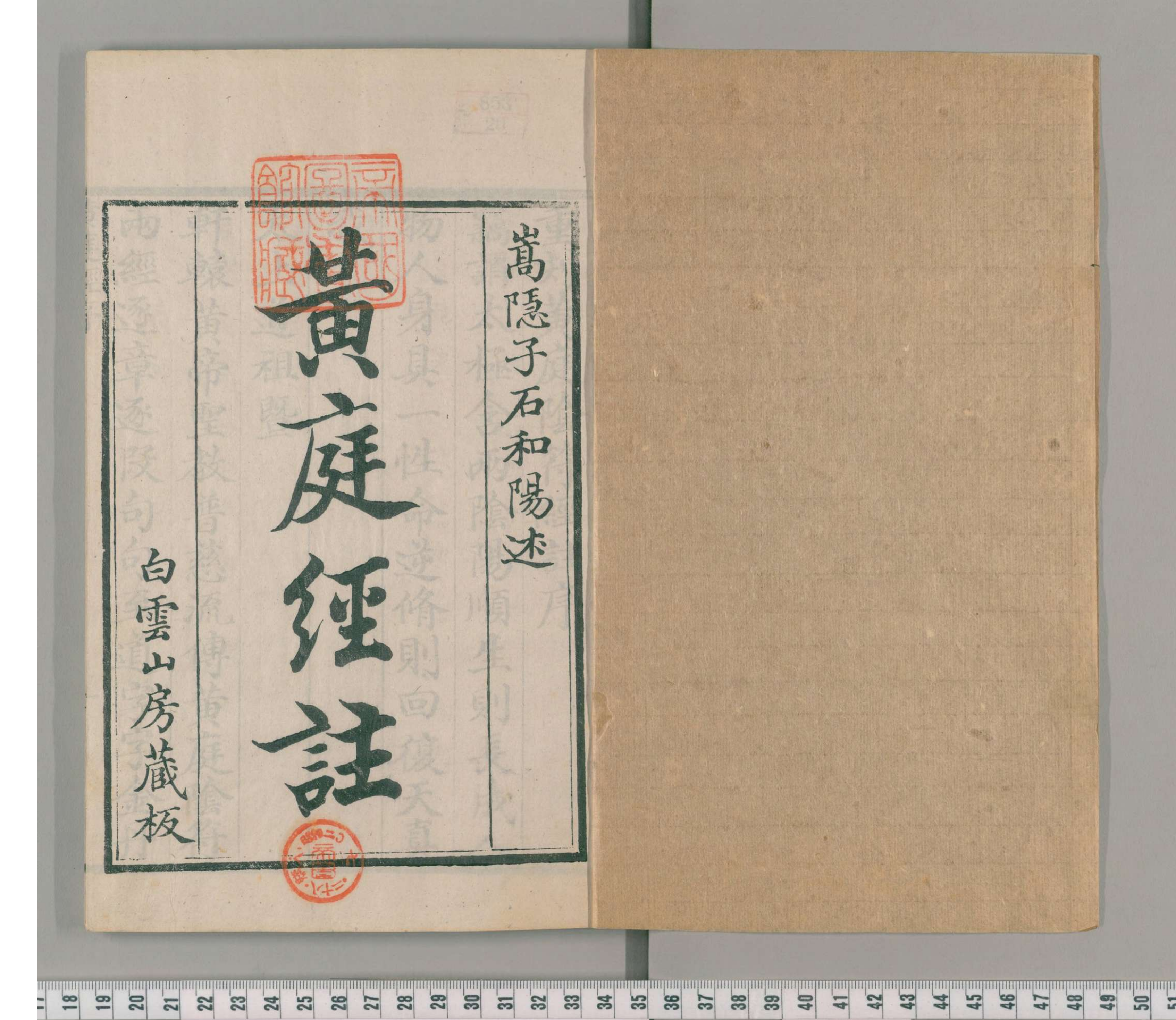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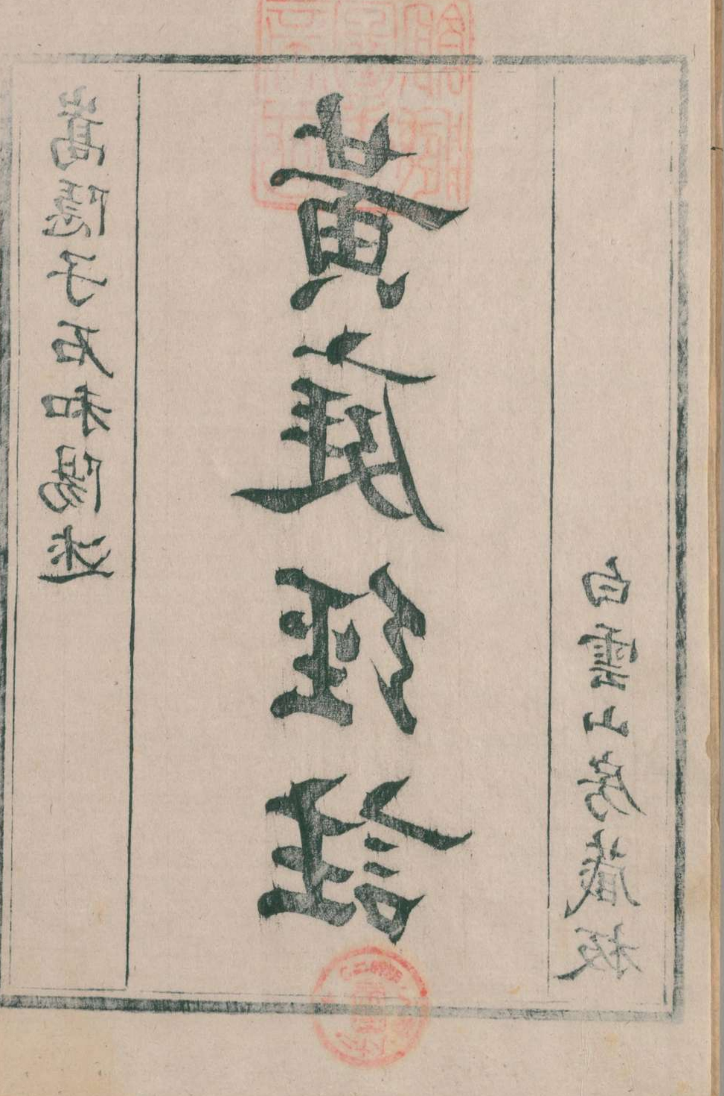

黃庭經
上
853
2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道徳經釋義外六種』 請求記号 853-20
ガラス使用


嵩隱子石和陽述

# 黄庭經註

白雲山房藏板




# 重刻黃庭陰符經註序

竊謂太極含兩陰陽順生則長成人物人身具一性命逆脩則回復天真

我

太上道祖暨

軒轅黃帝聖教普慈流傳黃庭陰符兩經逐章逐段句句至道字字金丹

固為玄家寶筏予成童時講慕丹學即玩是經屢易寒暑寢食稍亡范乎不知畔岸於是留心十有餘載求名師訪益友仰道彌深索理甚切雖於津徑可得近尋然竅妙貫通終無所獲也歲辛亥寄情山水歷遍古洞名峰偶過京都停車寓所得與高賢把袂談心削除荆棘忽一日高人相示曰方今修煉之士或假爐鼎以為烹煅或借藥物以為抽添傍門競出從無指歸殊失玄門正脉今授外景陰符合編乃明　嵩隱公註述子能誦之顧名思義不出其位則道德根源鉛汞種子洞如明鏡矣予拜受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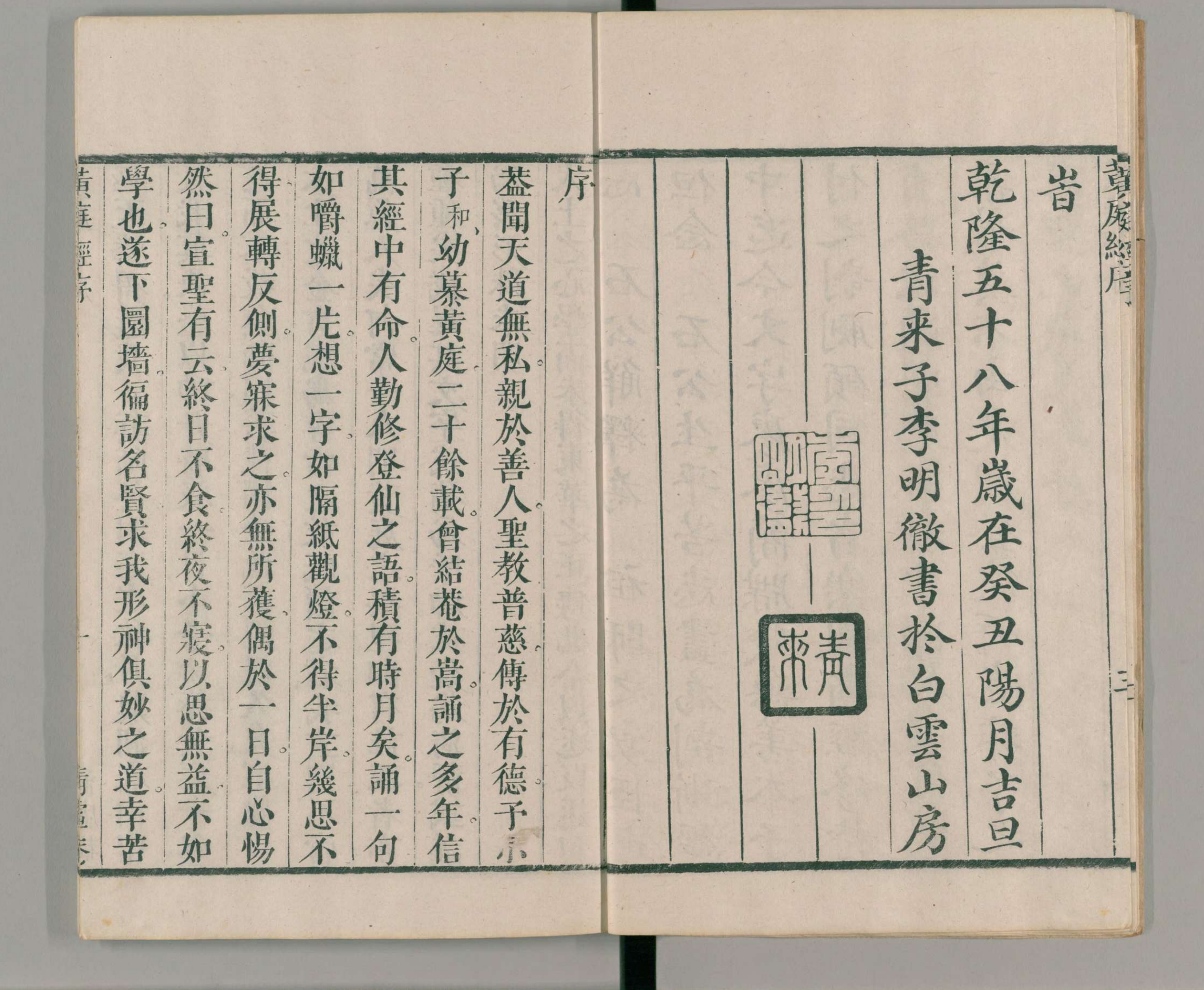
篋内自此数月高人不復来寓萍踪靡定天各一方因重思之慨嘆相見之恨晚知遇之不再乎迨後回粤三載朝夕展悟呵欠頻来神得其味輒心不覺躍焉夫是經專為衛學發精微之藴玄機洩奥玅之真此治心修身本末實頼 祖師立法為衆生婆心 石公觧釋為 祖師之功臣也

但念 石公生平苦志盡為剖晰經中迄今文字廖廖簡牒幾無善本予付之剞劂願同志者樂覩斯經修持有路流通道脉玄玅中興庶幾駕鶴乘龍莫不由是同登彼岸豈非予之厚望也哉是為序

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陽月吉旦

青来子李明徹書於白雲山房



序

葢聞天道無私親於善人聖教普慈傳於有德予小子和、幼慕黃庭二十餘載曾結菴於嵩誦之多年信其經中有命人勤修登仙之語積有時月矣誦一句如嚼蠟一片想一字如隔紙觀燈不得半岸幾思不得展轉反側夢寐求之亦無所獲偶於一日自心惕然曰宣聖有云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遂下圜墻徧訪名賢求我形神俱妙之道幸苦

極天憐得遘我　眞師於洞庭之秋月鼎湖之山中授我眞訣蓋以神丹時暇一日小子和捧黄庭一卷進而求教眞師曰善哉問乎此經湮沒久矣空設
太上之金言視爲尋常之故紙讀之者我玄門不啻萬億人矣何常一人明黄庭之奥理即有註疏者亦種種矣或逞其文字或猜爲呼神或疑爲清静或議爲移形殊未明
太上之心學而未得東華之正傳也今以逐段逐句逐言逐字講解眞經爾小子記之焉侍教三日得罄三卷之眞言私揣小子學道三十年何經未誦何理未叅而黄庭留心二十餘年不明一字今得眞傳敢以私之一已豈不爲
太上之罪臣乎是以端沐身心述錄師言盡以其三日之學泄之於竹帛之上願同志者誦經索理逐句尋眞流道脉于元會之無窮以廣黄庭留世之聖心也四海高明當自體思予小子之言有本非泛泛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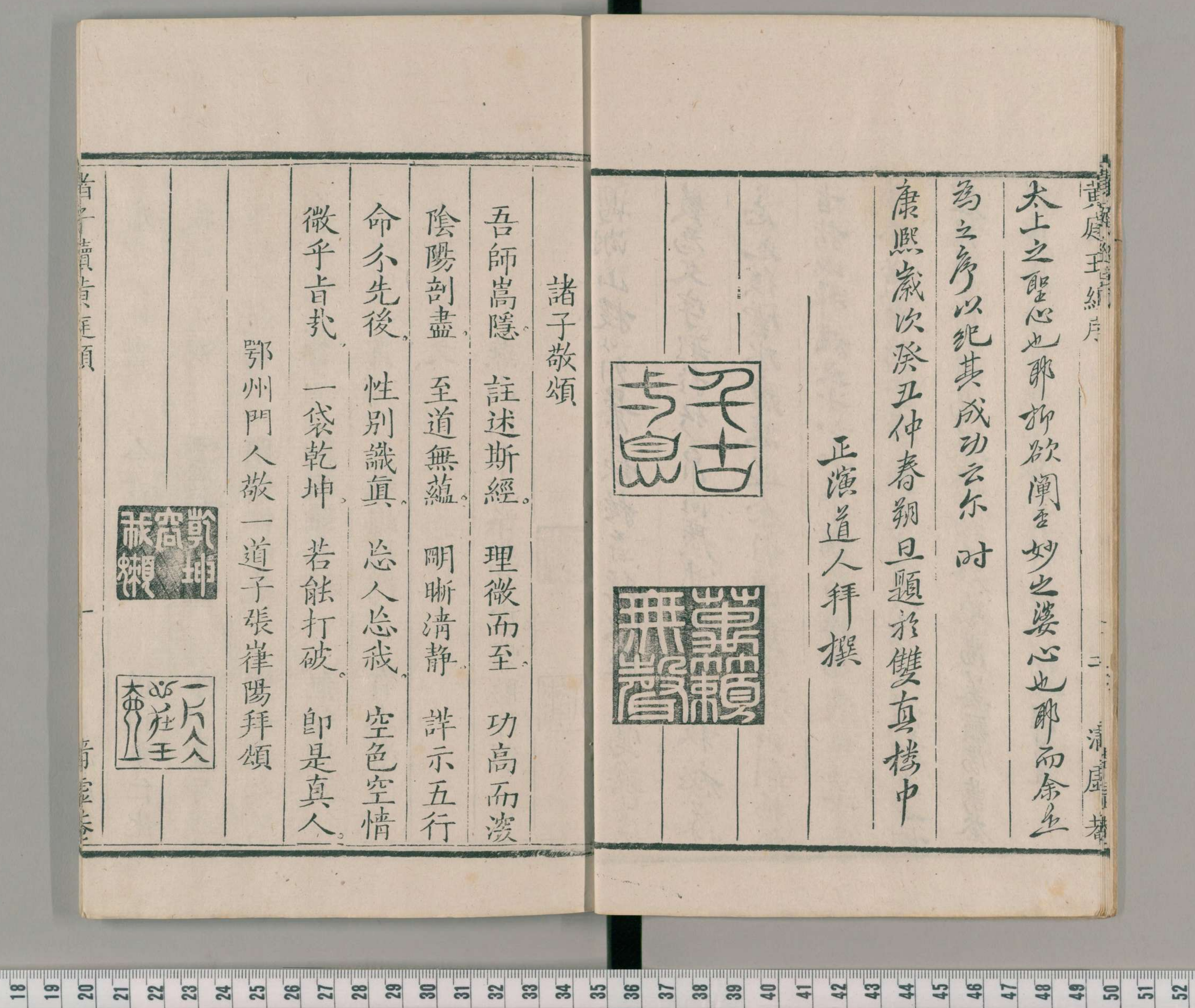
玄黃之筆也嘗遊
太上之言實登瀛之大道也哉豈傍門小註乎會以
同觀幸上天之鑒察而使吾道悠久無疆人人了道
代代成真庶不枉小子一片述錄之念耳

嵩隱子石和陽序

黃庭玉經序

金丹至道非仙佛傳性命之理非人勿度是以
漢唐而下沖舉拔宅代不乏人自宋元之後解脫
羽化者益無多士蓋因道之不度於世也久矣嗟
哉猶在之不度於道也明矣正道不行皆人痴妄
種子不能斷絕每好文字綺語不思實在口訣
擇

老子祕言置之東閣世無他旨曰遙詞艷句眩人眼目左道傍門奪人心志留心於儒釋者未必留心於道故以訛為訛以盲指盲將性命真旨不知安於何地當今之時大道幾轉修仙者亦衆雖精心訪求未必易遇明師今　嵩隱子石和陽中州之南陽人也學道於慧留心黃庭一經不啻二三十年心專志切得遇　真師於鼎湖山授以外景口訣括云自稱快遂磨寓奧旨乃發為文字形於竹帛以廣其傳正不敢祕道忘也後雲水廣陵遇余於清虛庵訓以闡揚之旨指以拜授之士如吳粲陽葛琳陽盧嶂陽卞嶲陽秦巘陽　諸子等盡受其傳又示以刊刻之士如盧統陽薛崵陽吳巘陽蔡壞陽姜巔陽葛巻陽盧滇陽盧保陽　等重梓流行寔經遵





太上之聖心也耶抑欲闡玄妙之婆心也耶而余且
為之序以紀其成功云尔 时
康熙歲次癸丑仲春朔旦題於雙真樓中
正演道人拜撰



諸子敬頌

吾師嵩隱　註述斯經。理微而至。功高而溥
陰陽剖盡　至道無蘊　朗晰清静　詳示五行
命分先後　性別識真　忘人忘我　空色空情
徵乎旨哉　一袋乾坤　若能打破　即是真人。
鄂州門人敬一道子張崋陽拜頌

虛空天地體。今古聖賢心。道祖垂仁化。
我師註述明。言言皆骨髓。字字盡丹誠。
渾忘人我相。闡發性命蘊。空如秋水影。
靜似曉天青。細理難容擬。無非逆五行。
豁然歸一貫。三教總同門。有志潛脩者。
當悟此真文。

燕山門人古峰樵子盧嵲陽拜頌

求真心已切。浔師授秘禪。黃庭至命理。
陰符盡性篇。口口相傳受。心心聆慧言。
註演功無盡。流傳億萬年。

鶴城門人超雲道子吳華陽拜

頌於瑞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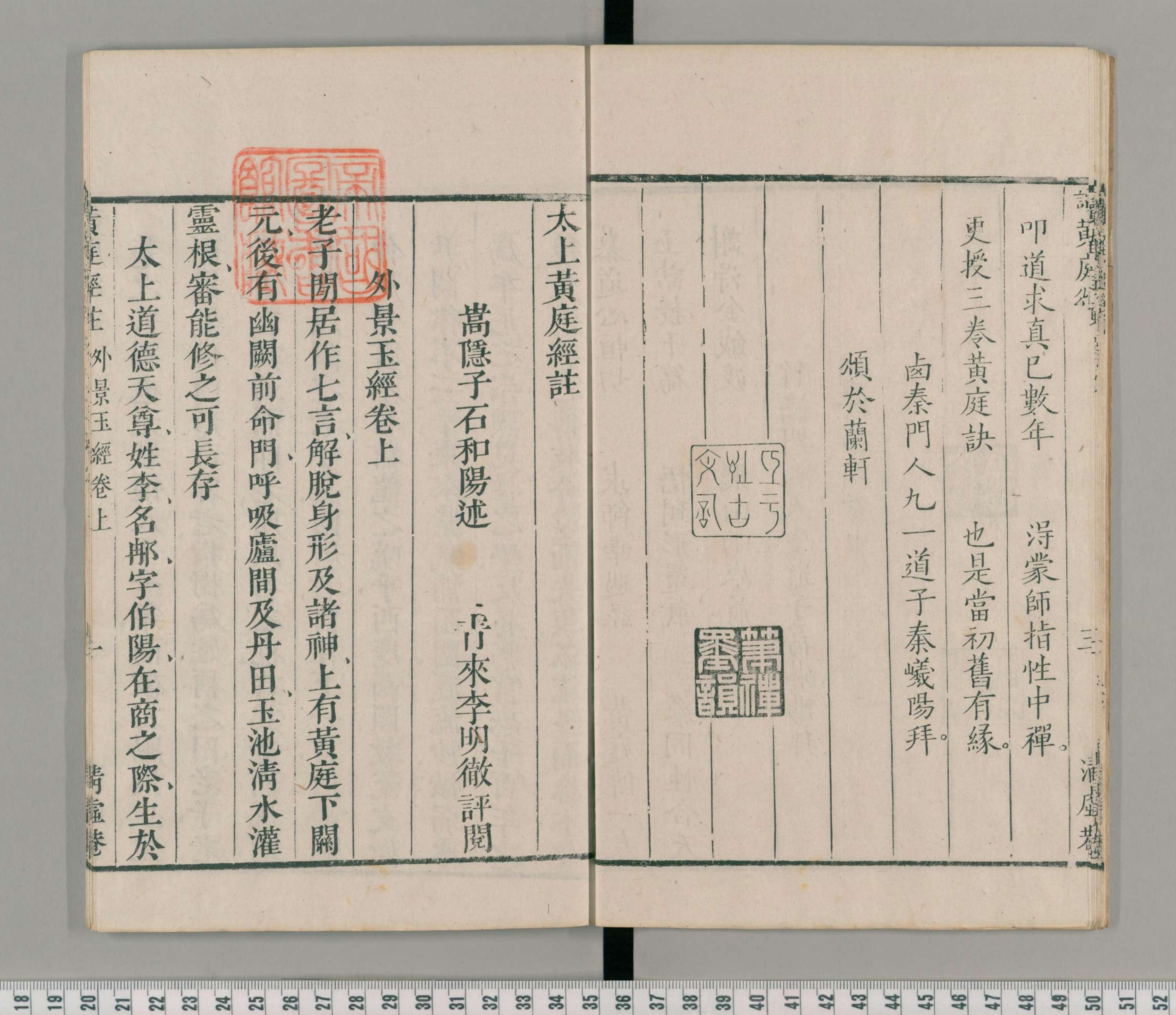
道德捫心日。尊師得遇時。口授黃庭理。
心持半偈詩。能超三界外。得證九轉師。
御恩無變報。銘心頌德遲。

廣陵門人弘化道子卞嶠陽拜
頌於共清別院



慕道心恒切。求師幸遇緣。黃庭傳一卷。
玉誥授千篇。悟到形還氣。參同性合天。
謝得金鍼渡。飛出雨塵前。

竹齒門人天空道子葛峽陽拜
頌於崇脩堂中





叩道求真已數年　浔蒙師指性中禪。
叓授三卷黃庭訣　也是當初舊有緣。

鹵秦門人九一道子秦蟻陽拜。

頌於蘭軒

# 太上黃庭經註

嵩隱子石和陽述

青來李明徹評閱

## 外景玉經卷上

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脫身形及諸神、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呼吸廬間及丹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

太上道德天尊、姓李名耶、字伯陽、在商之際生於

楚之苦縣也、元君懷八十一年、而破左脇以生、生而鬚髮俱白、形奇容老、指樹爲姓、稱之曰老子、老子者、言其幼而卽老、所以名之也、言其老而反幼、故所以謂之老子、云閒居者、自柱下一官、以禮規仲尼、儒書不有猶龍之嘆乎、西度函關、敎流文始尹闗律不云乎、東來紫氣滿函關、渡流沙、涉弱水、爲牟尼之宗、點見性之學、反於蘂宮、恐千百年之後、失道德之傳、枝分遠而失根、泒流多而忘本、故自作七言外景、以鏡億萬年之玄枝道泒也、七言之經、其聖人憂世之意歟、解脫身形及諸神者、解者、冲而散之也、脫者、係而分之也、脫此身形有質之物、解此幻識無益之眞、使人人知此、則步天堦一部黃庭、皆此解脫身形及諸神之註疏也、黃庭者、學道修玄開門之一條正路也、人苟修行、不識黃庭、任爾闗闗通透、節節純微、后天先天、何所用之、如立國而不建都、紛紛然無所止也、萬物紜紜

各歸其根此乃根也聖人教人首舉黃庭言乃修行入門之第一著緊要關頭也又恐後學認爲絳宮者認爲下丹田者認爲腎部者疑而相似皆指爲一寸三分無有見據對証故直曉之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后有幽闕前命門可見關元穴之不是黃庭明矣可見幽闕命門之不是黃庭明矣關元者即吾人之下丹田炁海關元穴也幽闕者即吾人雙腎之後是也命門者即吾人關元之內左右腎中穴是也只此三處恍惚黃庭故一言曉之曰上有黃庭言在關元三處之上不在丹田之下也此黃庭何以知之不落涇渭曰呼吸廬間及丹田明矣呼吸者元炁之所發也元炁者父母生時一點所起之蒂也廬間者絳室是也丹田者炁海是也一呼一吸上至絳宮下至炁海如是調其呼吸不使出於耳目口鼻之官上至絳宮而下下至炁海而上如是玉池淸水自灌靈根玉池者身靜極

指示黃庭而曉後學乃直洩口訣眞傳身中祖竅即性命根蒂元炁由此而生元炁海乃眞息也動而成呼吸則有生化之機須用閉門塞兌調息觀心不令聲色耗其眞元謹守三淸根本自固矣

偃月爐即坎府內含先天元陽又名水中金乃丹頭之大藥活子時到壬水當生金公壯盛故謂清寧天癸流行陰濁相侵是爲望遠辨明陰陽清濁纔成丹學之機

而一陽發於腎中、腎中偃月爐、名曰玉池、呼吸上下、鼓動巽風、水來濟火、名曰旣濟、靈根者、何物也根者黃庭是也、爲一身之根本、靈者神是也、單而言之、靈是神、根是根、合而言之曰靈根、灌者、不絕之意也、水曰清者、見不可犯濁也、一陽初動爲清、寅卯時臨爲濁、惟此清水、方爲灌靈根、若濁水、則灌天根矣、審能修之、豈不長存、此又太上申明黃庭之妙用也、

眞人即元神也聚於中宮守而靜養則閉其往來之路不令其出謹固三寶涵養本元有呼即應是爲妙用

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合兩扉、幽闕使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炁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老不衰、

黃庭中人衣朱衣者、黃庭屬中宮、乃五行不到之處、而曰中人衣朱衣者、言其神結黃庭而成眞人也、何曰朱衣、朱者南方之火也、其成眞人皆神爲之、故曰朱衣、若青炁白精、豈可爲黃庭之主人乎惟此庭中、有朱衣之主人、則關門壯籥合雙扉、關

門者玄關是也此玄關有二門左曰玄右曰牝中曰黃庭〇〇壯籥者鎖鑰是也壯之者左玄通呼氣右牝通吸氣一呼而玄門開一吸而牝戶闢闔玄門則上之五關不開閉牝戶則下之二戶不泄古經云開七門閉二戶又云開天門閉地戶者此也神入黃庭氣歸黃庭精到黃庭若不合兩門則散之矣所以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門戶也可不知開閉之法歟幽闕

腎中元陽滿足是名金精故天一生水人身根本得此水而養天眞含三貫一則順生人物逆而修之即金丹大道矣

使之高巍巍者言兩腎在下而門戶黃庭在上也故曰巍巍者如九重金闕開宮扇之像也丹田之中精炁微者言其少也人之學道只說丹田不知丹田非黃庭黃庭非丹田丹田乃積物之所如有司然可出可入可聚可散上之則散爲炁下之則分爲精故曰精炁微者言少也若此精炁微必須玉池淸水生之吾人自父精母血媾而成形一點元精元氣元神含於太極黃庭之內自囫地一聲

固守元炁以
養靈根精凝
神聚自合相
見三元歸一
天地長生



神帶炁而上居於絳宮泥丸、清者居陽、精帶炁而下居於丹田兩腎、濁者居陰、故曰太極分兩儀、一天一地合而言之、三才位焉、絳宮爲神之舍、泥丸爲神之府、丹田爲精之府、兩腎爲精之舍、惟有炁也則有二焉、一曰元氣、一曰谷炁、丹田爲炁之府、絳宮爲炁之舍、所以玄道以神爲南爲火、以精爲北爲水、以炁爲黃婆、以氣下通丹田、上通絳宮、若人生入死、皆此氣通與不通之故、所以丹道以炁

絕遊思去妄
想以清靜爲
主外除知識

爲寶也、此炁在內爲呼吸之先天、在外爲呼吸之後天、居丹田爲靜、過絳宮爲動、人至中年耗其氣、喪其精、外之酒色財氣、內感之喜怒哀樂、逐銖而減、如一囊風也、細細從口出之、雖不見其消、而消盡則人亡矣、如一壺水也、漸漸從底滲之、雖不見其涸、而亦不覺、及至滴盡、而人亡矣、哀哉、故曰精炁微、何法救之、惟有玉池清水上生肥、教人清靜之極、致虛極、守靜篤、四大無瑕、五官自在、則囊內

內動玄機致虛極守則深譚月現大藥當生採歸壺裏可養延年

之風、壺內之水猶有一點未盡之幾希、見於一陽之時、發於偃月之爐、玉池之內、取而不失、閉玄牝之門、攢三寶於內、則靈根方堅固而不衰矣、此乃老子教人寶精入黃庭之旨也、

中池有士衣赤衣、田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神盧之中當修治、懸膺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

中池者、心上氣堂是也、太上前已申明黃庭、此復

人之三要存乎心腎堅持外無走漏內則神存未成眞人即思慮之神也生於離位不以雜亂其元引入黃庭安置是爲得地所居

言絳室之功夫、玉池者腎之別名也、中池者心之別名也、以神而言謂之田、謂之舍、謂之宅、以氣而言、謂之池、中池者、故曰心之上下也、有士者有神未成眞人之稱也、衣赤衣者本南方火也、田下三寸神所居、此言中丹田之下三寸者、以上而指下也、以神生於絳宮、今居於丹田下三寸、乃黃庭也、神居黃庭、則得所矣、中外相距重閉之、中者中宮黃庭是也、外者五官眼耳鼻舌是也、相距者相處

謹閉重門上下不透使心無偏向則邪妄不侵鎖心猿困意馬入黄房是爲修治之大法也



之居趾、重閉之而不使相通也、內以外爲寇、外以內爲仇、重重閉戸、不使相通、故曰相距重閉之此神之有屋也、名曰神廬、即心是也、當修治者、不使人欲之私、偏於喜怒、治其邪惡、歸於中正、若此神廬、平日不曾修治、純是人欲、則內外之門、亦不能閉矣、自閉之自開之、如猿如馬、安可收之、太上曰、當修治者、教人平日修心養性、以入黄房也、此神廬中池上通氣管、虛設懸膺、中池在神廬之下、懸



動靜往來精炁相生心腎相回上通天谷下閉地戸陰陽穿山門陰塞鬼路

膺在神廬之上、氣管在懸膺之上、此處二門、爲心之出入、意之收放、氣管通精、懸膺通符、所以飲食之門、屬於炁管、而脾胃腎心之氣係焉、所以神出入上下、陰陽之路、屬於懸膺、而神係焉、一出入有形之司、一出入無体之所、此懸膺二門、一左一右左在前、而右在後、故心之思通之、泥丸何處通也從懸膺通之、故曰、傳遞司者此也、上之三宮此爲大焉、修行之人、知其炁管之受精、懸膺之受符、二

時時勤檢點刻刻自提防聚斂子精急固氣常教玉樹已同春

者皆神廬之盜路也止令其入而不令其出故太上曰受精符不曰出精符也受之者是受我後來之精符也不使未失之而長去耳恐人不知受精符之㳒再曰急固子精以自持急者如星火之謂也固者捧圭而不敢失之謂也以自持者兢兢業業如喪其金玉也教人青龍告逃急急固之則不失矣受精受符皆在固精之中用之矣

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立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

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者前者中池神廬俱示人修心配治之㳒此乃教人見性之功宅中者心中也絳者紅色心之本色也見之者教人時時打點刻刻提防認得我即是心心即是我有何病之有教人虛心養性時時見察以長安無病也橫立長尺約其上者此乃潛收谷氣之㳒也氣在心宮統於絳闕橫於心之上氤氤氳氳立於

人身以爲本氣爲根能精凝氣固不令失散神清心静長養中和何患之有豈不眞全

其中、長尺者、上至目口、一長尺也、下至丹田、一長尺也、約其上者、約在宅之上也、子能守之、可無恙、守之者、不抑之使急、不縱之使散、收入黄庭、時時守住、恐其上下之奔馳穿梭、五臟之克戰、人能養氣、何恙之有、至中池以至此、皆太上教人明心與神之吉也、自此以下、其示人以氣乎、

呼吸廬間以自償、保守完固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使以幽闕流下境、養子玉樹令可壯、

所謂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凝神聚氣於這個之中久則成胎仙矣

呼吸廬間以自償者、此言合呼吸之氣、以歸黄庭也、償者、還之謂也、呼吸到於廬間、則反之、故曰自償、至於反於黄庭、則保守之、二六時中、默默提防動靜之間、完固不喪、則烝凝息結、身受無窮之福矣、方寸者、黄庭是也、謹蓋藏、蓋者、不使上走、藏者、不令賊偷、謹謹愼愼、蓋如鐵筒、藏如湥淵、叅同云眞人潛湥淵、浮游守規中者、本此意言之也、如是

此炁非呼吸之氣是以傍有通氣之說誤人不淺

蓋藏至密、眞炁不失、則神之陽、精之陰、皆歸於黃庭矣、還者、巳失而復得、歸者、久去而始回、精神結炁、老則反童、豈不壯乎、使以幽闕流下境、是聖人言炁之冲滿、而老可壯之功用也、如此炁也、精充神足、滿体珠玉、則下而天根、名曰玉樹、雖卦數之終、而陰炁不克者、亦復之矣、反老之功、豈不然歟、此乃聖人教人養炁之功夫也、

至道不煩無旁午、靈台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戸、皆云公子教我者、

至道者、亘古至今、無二術也、不煩者、至簡至易、一條大道也、坦坦易易、不偏不黨、何雜之有、只有心身二字而已、靈台者、心也、中野者、黃庭也、以心通天者、是以心統上截之神氣、而到黃庭也、臨者、如大君坐位、而萬國來賓、安有一官之不服歟、聖人教人無別法、只是示人以心入黃庭、則一切精氣自然歸之、故又曰、方寸之上、至關元之下、惟有玉

坦平其心則絶無念慮遊思端正其身不以一偏之見則靈臺淸靜元神自來此卽眞人潛深淵之意也

房之中神門戶玉房者黃房也、玉者、此乃玉液錬已之功故曰玉房、神門戶者、言此玉房乃是神之門戶若絳室泥丸皆非神之所棲止也、公子者元始道祖之聖號也、老君曰、吾之所言、豈無稽之語、豈無師之學言皆元始所傳也、人能保守眞氣修治神廬、長養玉池、則至道何煩之有、聖人言前精神氣、至此而止、後復申明玉液之丹、

明堂四達法海源眞人子丹當吾前三關之中精炁深子欲不死修崑崙絳宮重樓十二級宮室之中五炁集赤城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妙房中急棄捐淫慾專守精寸田尺宅可理生繫子長留心安寧

太上曰公子教我有何法乎、教我明堂四達法海源也、明堂者、心宮是也、海源者、腎宮是也、法者、四通而無碍、八達而不障、如是淸淨之極、而取法於海水之靜無波、腎本靜也、心靜配之、故曰四達、腎

淸靜者乃淸心靜腎少思寡慾淸風明月故人自見

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眞精



本陽也、心陰從之、故曰法、至于心身合一、離坎同宮、則眞人自子丹當前矣、子者、煢煢子立之謂也言二炁成丹、子然有形眞人之外有子丹、子丹之外有眞人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其所以四達明堂法海源之功、可得聞乎、太上恐後學魯鈍、指之曰、三關之中精炁深、子欲不死修崑崙、三關者、尾閭夾脊玉枕是也、精炁深者言精炁墜動、后天法兆、奔於海底、故曰深、此後三關之要訣也、崑崙者泥丸是也、絳宮者心田是也、重樓者咽喉是也、后有三關、前有三關、后之三關雖逆而路不岐、前之三關、雖順而有旁門、所以聖人於後止曰三關、如前則舉其名曰、崑崙絳宮、重樓、可見前關之不可忽也、崑崙路險、恐印堂而入眼宮絳宮畱戀、患隱慝而入臟腑、重樓水急、怕隨濁而至脾胃、是以舉名而令後人知之也、宮室之中五炁集者、言心宮統五臟之炁、五臟之炁、集於心宮、赤

所謂前三三後三三收拾起一擔擔正此義也

城之子中池立、言心中之神、統五炁而立於心之上、此言心也、下有長城玄谷邑、長城者任督二脉是也、皆起于下極而合於人中齒顧、包羅喬維八脉、總理十二陰陽、故曰長城玄谷邑者、腎部是也、以色而言、腎屬水色黑、以水而言曰谷、言腎也、聖人言上有五炁之赤城、下有長城之玄谷、方可以造長生也、直示人曰、汝欲長生何所急乎、要妙者房中是也、此妙字、千聖萬賢不肯泄出、若非太上

眞金名少女又為金玉之稱金能生水與坎同宮金水均平是為要妙時當望至眞鉛出水大藥當生不老不嫩及時採取歸壺故作房中之比正是收拾蟾光歸月窟從今有路到天台

指出少女為妙、後人安敢以妙經讃聖言也、知此要者、則知妙矣、要者西方之女也、以此女配其子、方謂之妙、有此子女、則謂之房中、嗟嗟、一字一金石、人安測之哉、長生之人、知得這種天機、奔奔波波、下手速修、猶太遲、恐不得此大藥、今朝不得其生、來朝難免其死、豈不急乎、又恐人嗜於淫慾作順陰陽、見色迷心、以無作有、故再曰棄捐淫慾、專守精棄捐淫慾者、言將淫慾之心、棄而去之、一心

絕私慾而忘
其情專守己
精陰陽生長
結聚精靈順
化生人逆則
成丹矣



專守吾精不使失之若不專守吾精則是淫慾之行惟淫慾之行而不失精豈不長生太上聖心曰淫慾者順陰陽也專守精者仙陰陽也嗟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謂不曾讀黃庭經之此章矣寸田者黃庭是也尺宅者玄牝二物也青龍之田白虎之宅乾爲寸而坤爲尺也惟此可以理其長生餘皆不入大道之深微矣惟此田宅得入吾家耕之補之不耘而圂莽魘裂不令風吹雨透則擊子長畱而心安寧焉長畱者形妙也心安寧者神妙也形神俱妙全在寸田尺宅之中得之歟

觀志游神三奇靈閒暇無事心太平常存玉房神明達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神女六丁謁閉子精路可長活

觀志遊神三奇靈者此段乃教人觀心得道不以身爲一偏之功而盡用之也太上前明堂至安寧之經皆身學也見六關通透五炁集田長城玄谷

遊神是心魔
又爲雜念遊
神來時以慧
劍誅之所以
止心誠意邪
魔自滅矣

入于玄關寸田尺宅長生要妙皆申明一身之關節首領藥物也後此復申明神性之旨教人觀志遊神者志乃心之所之卽意之將成也在道以意爲眞土在儒以志爲誠心志乃意之後天觀志卽觀心也觀志之向而測其神之所遊如志一刻向善而神瞬息又向惡如志一刻愛坐而神瞬息又愛走此乃遊神也是志之不定而未知止也這遊神爲學道人第一仇敵就是心魔所以淸靜經言之再再皆爲遊神二字說之也此遊神是何物乎是三尸也太上曰三奇靈者是也用何法以除之乎曰閒暇無事心太平不向于一著則遊神從何生之如行則有止如善則有惡立志于此而遊神於彼是立志時卽伏得有遊神也惟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一念不生則諸災消滅故曰心太平而不曰志太平也古人云死心未云死志死念死意死想死思

陰升陽降眞炁聚於黃庭滋潤中土而黃芽由此發生所謂靈苗是也

也、動一念方死、則是後天之死、又是遊神來了一塲、如風起浪飊、而後息風止浪也。豈太平乎、人之心也、靜極生動、動極思靜、陰陽造化之理、無事之久、不似頑空乎、又有巧焉、太上曰、常存玉房神明達、時念太蒼不飢渴者、則又使心有事也、玉房者黃庭也、黃庭而解曰、玉房者、有義存焉、玉乃一土也、乃乾家之巳土所居、故曰玉液者、亦同此義也、將此玉房常存心於其中、則心有主而不外走、聖

目不外視神自存鼻不呼吸元炁生耳不外聽精自盈

時時覺照念念規中自然心死神活而無飢渴之慮

人又不曰心、而曰神明達、言心既死、則神活、古人云、心死神活、心死則遊神死矣、遊神死而元神現、如人欲盡、而天理見、是以曰明達二字者、即如言明心見性也、明者、光而不昧。達者、通而不滯。是元神不識中之識、良知良能也、到此則智慧生矣、又不止於存神也、又使之主一念於氣、時時不斷、以元神收眞炁、入於黃庭、則黃庭自飽、何飢渴之有太蒼者、中央之名也。一存其神。一戀其炁。如是心

凡精滿足不減久固則元陽自生三家相見內外調停賓來主接和合一家則大藥常生也

虛而八達。身滿而烝盈、方役使六丁神女謁、六丁者天之陰干神名也。神女即六丁也、如是心神克足則外來之丁女自朝、六丁者坎中之名也。陰以六名、六爲陰之爻數、先是乾、今求坤役使者、調停得法、不使亢徭、琴瑟和韻、鳳依鸞來、謁者、內有主人而外客見之也、役使聽我之便、謁見呼彼之來此一句泄盡大道、過半矣、萬言參同、千言悟眞、亦不過體此而言之也、泥丸云、工夫不到不方圓、言

豈積聚後天精氣養復先天本體將有質之物而返無爲之眞以鉛制汞留戀中宮深藏固守所謂有相悟無生幻空歸靜界紫陽翁云房中空閑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可不愼哉

語不通非眷屬者、可以體太上閉子精路可長活之旨也、先用神女之謁、必開門以迎之、待賓入主舍則豈可久延乎、若不截其歸路、則亂逃之矣、聖人曰閉子精路、言客至而急閉來路以留之也、金來歸性初、可放之歟、直指曰、精路者、天根是也、閉子者言去彼而單言子也、太上慈心言之切切、如今人空閉尾閭、妄塞天根、不待六丁之謁、空截玉門之關、所以百萬羣中行任督者、無一長活、良可

鑑哉

正室之中神所居。洗心自理無敢汚。歷觀五臟規節度。六腑修治潔如素。

聖人言及六丁又申明心性、曰正室之中神所居也、正室乃黃庭、方乃神所居之地、神居此地洗心自理、洗者洗去平日之紛穢、白如雪、皎如日、自理者、一個主人自理其事、不用亂臣賊子、專權竊柄春官之目、夏官之舌、秋官之鼻、冬官之耳、不以玄黃亂事、故曰自理、至於主人自理則三尸遊神不得來矣、何敢汚濁我元神也、如是大君當國、一心坐室、則調和我五臟、變理我六腑、歷觀春夏秋冬十二卦爻分泒十二月候、一節一度、按其爻符、故曰節度、節者、二十四氣也、度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一也、規者、有規則、而不敢亂之也、如冬至之復、夏至之姤、天根月窟可紊乎哉、至於五臟規度則六腑之陰者、亦從而修治之焉、令其中和、不偏

雙提慧劍以誅六賊須用勇猛精進之心收伏邪魔五蘊而自破

於一如心得節度之中和而小腸自無外來之痂氣如腎得節度之中和而命門自少內生之癆瘵也水火相倚陰陽得類潔如素者豈有雜乎

虛無自然道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爲身體安虛無之居在幃間寂寞曠然口不言恬淡無欲遊德園清淨香潔玉女存修德明達道之門

虛無自然道之故太上千言萬語教人只是虛無以得道也虛者心如太虛無者一系不掛自然者

月圓人靜處
風來意到時
胸中存一點
紅日自家知

不假吐納搬運以此方爲道之故也此乃乾家語也物有自然事不煩凡一切之事亦有自然而然者物乃坤物也應有星潮分其時候至簡至易何煩之有安靜之極如正南面垂拱北辰無爲而化則身體安泰而大丹自結矣廣成子云無搖爾精無勞爾形無使爾思慮營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虛無之居在幃間者言神入黃庭精炁合之虛無之居在此處也幃間者房幃也玉房有門名曰玄

此眞人潛深淵之意也



牝其開其合、一幃蔽之、幃者何氣是也、門之開合在氣虛無之居亦在此氣中也、三物合於玉房、則三籟清而寂寞矣、神籟清而三尸不擾、氣籟清而呼吸不分、精籟清而識慾自滅、如是無聲希夷微矣、何可以言窮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耳目口三寶閉塞勿令通、舉一口則餘官可知矣、恬淡無一點之人欲、一神遊德園以行持德者得也、道爲乾、德爲坤、遊神之園自有所得矣、其德之得也、要清靜香潔以得之、清靜其心、香潔其身、欲得此玉女之存、必敬必怕如履虎尾、如蹈層氷、心無外欲身有餘閒、如是玉女方存而不去矣、不然不虛無自然以養道、恬淡無欲以安德、不清不淨、不潔不香、縱役使六丁而玉女亦不存矣、太上曰、修德明達道之門、前言常存玉房神明達、此又言修德明達、修者如蛟之修龍、雉之修鳳、以德而化神不分神炁無有三才、則入道之門矣、此乃太上反復教

人虛心實腹也、

此上卷直言身心之學必須知止而後定靜身心貫通八脉發明未生之前本來面目築基煉己函養根源配合坎離而成大藥固眞守一乃脩行入門之要訣從此次第詳言可謂辟愛後學而盡洩眞傳矣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上卷終

外不貪謀內無煩亂

# 太上黃庭經註

嵩隱子石和陽述　青來李明徹評閱

## 外景玉經卷中

作道游優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爲何所慮羽翼戊巳正扶疎長生久視乃飛去

作道游優深獨居、此段太上教人養道、而指出性命之根由也言修行人作道游優、不以世事榮華

長懷盈滿之資忘形守一若艮貫深藏虛心實腹栽植靈根不使金花脫蒂而固本還源天眞之大法也

係其心、深獨居、不涉利名之場、軀亡以売、翠众以毛、被褐懷玉、隱之則藏、扶養性命、守虛無、如斯安其天眞、不貪人世、但養我之性命、守我之虛無、立心也、恬淡無爲、任呼馬牛、不分貴賤、天刑天遁、不計存亡、何所慮乎、若有心慮乎得、則非虛無也、有心慮於失、則非虛無也、純以無心之學、聽其性命之正、羽翼戊巳正扶疎、戊乃坎中土也、巳乃離中土也、羽翼者、保障之也、言樂道安身、無爲安心、保障戊巳、培植性命、正扶疎者、如巳倒之物、而扶之如巳落之物、而疎之、扶疎戊巳、方稱羽翼、至於羽翼之久、則長生久視、而飛去也、聖人敷言及此、方說出性命二字、戊巳二字、不言心神、不說長活、復壯長存、不衰不病、無恙、而曰長生久視、乃飛去、是肉身飛昇冲舉也、是性命雙修也、是戊巳成丹也、讀黃庭者、可不逐字體貼、深思乎、可見上之玉液中之金液、不言而明矣、

竅性命根本攢五行歸一炁是謂還源採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返迴本體縱有參差盡歸其一也

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炁要本一。誰與共之斗日月抱玉懷珠和子室。子能知之萬事畢。子自有之持勿失。即得不死入金室。

五行參差同根節、此段教人明五行之理也、性命之根、戊巳之節、名曰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乾具一五行、坤具一五行、何參差之有、然而乾一破而爲離、坤一變而成坎、南方之火、反成北方之水、西方之金、倒變東方之木、豈不參差、同根節者何也、原皆二五媾精、皆同一人、只因氣血禀受之先后、故爾淸濁之自分、同是一太極所產、豈不共一根一節乎、三五合炁、要本一、迨至後也、坎反爲男、離反爲女、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以男而爲木火之性、以女而爲金水之性、東三南二、一五也、北一西四、二五也、戊巳本五、三五也、此三五方全兩家之體、聖人旣曰三五、可謂慈而明矣、又曰金炁更詳矣哉、見三五非合其形、乃合其先天之炁

陰陽由太極而分五行從陰陽而發木火同宮金水共位採青龍之炁奪白虎之精戊巳相投用土中之涎三五合一而炁朝元三花聚頂矣

先天一點元神是爲身中之主須禱靈神能使精炁凝聚而共之合其離坎交合二炁相親龍騰虎躍斂性投情拘蓄眞陽養就明珠發現

也、要本一者何也、要是三五先天一點也、是邪一、方可合之、若是三五后天之炁、亦不成道也、誰與共之斗日月者太上嘆言是何人共南北二斗、令日月合璧也、見二斗同宮、是龜蛇相見、日月同宮、是龍虎交戰小往而大來、寒伸而暑降、抱玉懷珠和子室、抱玉者、運巳汞以迎之、而不敢失、如抱圭然、懷珠者、取得月中夜明方珠、養而懷之、如懷方珠、活活潑潑、滿盤飛展、懷之而恐走落、和子室者

三元能會一是謂眞金大藥有無窮之妙用也

同入正室黃庭之中、運巽風、調坤火、不喜不怒不亢不偏。令交姤於玉房、結三寶於正宅。和之一字、有無窮之深與焉。子能知之者、言人修行能知此一、則萬事畢、若吐納搬運、存想按摩、採戰、五金八石、草木渣質、皆不用也、又恐人得之、不知保守、慮險防危、沐浴守城、而失之、故曰子自有此、當持守保重、勿失之也、若不失、即得不死、入金室、入金闕玉樓也、

眞意爲媒上迎下接牽汞投鉛以離中眞陰下降坎內元陽上升陰降陽升離坎交姤二炁往來而生大藥乃點入黃庭之敎化

出日入月是吾道、天七地三廻相守。昇降進退合乃久、玉石珞珞是吾寳。子自有之何不守。

出日入月是吾道、此段敎人明藥物進退也、出日者、出乾戸、入坤門、入月者、用青龍尋白虎、以玄而入牝、以蛇而透龜、太陽移在月明中。此言盡矣、太上恐后人疑謗此道、故曰出日入月是吾道、非他人傍門小術也、心印經云、出玄入牝、皆此道也、天七地三廻相守、先天之卦、七屬少陽、三屬中女、以陽而配陰、故曰合七與三成爲十、天之陽地之陰其出日入月之時、天以七之火數而抽鉛、地以三之水數而進汞、鉛者水也、汞者木也、故天用朱雀之神火而地用青龍之陰木、互戰於赤黃之宮而歸於黃漠之舍、如是心用丙火、身用一陽一七一三五互相交守、龍降虎升、蛇伸龜縮、玄一進而呼牝一退而吸、藥鏡云、鉛龍升汞虎降、馳二物勿縦放者此也、乃合久者、五千四十八日攢于一月一月

以火鍊眞金水來除木全憑戊己之功擕入黃房交寺所謂攢五行推八卦而比脩眞身心之喻也

身中活子時到乃一陽發動萬物潛通水火旣濟壬丙相生卽月圓之口訣也眞藥卽丹頭人人自有智者不多愚亦不少須要心肖之功存氣於黃庭大藥自見若不入黃庭則有陰魔金丹難結



之卦在於一日、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在於一時、一時也、天應星、地應潮、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刻在心傳、一時分六候、二候得藥也、要天地之炁交通、水火之神流動、方纔月圓十五、豈可卽告返鄉、必合之久、而后炁之多也、然水源淸則藥眞、水淫濁則藥僞、又不可犯後天之兆也、聖人曰、玉石珞珞、是吾寶、言其藥如玉石同山、不可混雜、珞珞者、玉之細膩香軟是也、配如藥之先天兆也、惟此先天方是至寶、人自有之、後當防陰魔五種失丹、故曰子自有之可不守、可見用心之教至矣、

心曉根基養華采。服天順地合藏精。九原之山何亭亭。中住眞人可使令。

心曉根基養華采、此段教人內外之陰陽配合也、心知此根基堅固、黃庭補滿、上而目明耳聰、鼻香口甘、面童髮黑、是養華采也、服天順地合藏精、服

斂聚先天眞精收攝元炁精凝炁聚送入黃庭此藏精之法眞人即神之靈也

心神安靜精氣來朝

天者、收服我乾家之陰精也、順地者、調和坤家之陽氣也、合藏精者、服乾順坤、合藏眞精于黃庭也、曰合藏精、不曰合藏氣者、何也、乍到乾家、配以眞精、故曰精也、九原之山何亭亭、中住眞人可使令、九原者、坤宮之中、北海之內、有一山焉、名曰九原、言九乃陽數、此山乃陽氣之原本也、亭亭者、大海中一山獨立也、中有眞人者、炁也、惟此炁、號曰眞人、可使令者、可使他令來降也、此乃服天順地合精之法也、

三神聚合所謂靈神乃性命之主有此靈神則精凝炁固三元會一陰魔自退何愁刧運之哉

內陽三神可長生、七日之五廻相合、崑崙之山不迯誤、蔽以紫宮丹城樓、俠以日月如連珠、萬歲昭昭非有期、

內陽三神可長生、內陽者、乾身也、三神者、元神識神眞神也、惟此三神屬陽、一身屬陰、此三神不陰人不死、故曰可長生、七日之五回相合、七日者、七日來復也、五者、五炁戊巳也、若要三神不死、除非

一陽初動萬物發生窮究眞精辨明金水



七日來復之戊巳回相合者以炁合三神也崑崙之山不迷誤是乾戸之內亦有此山也悟眞云山頭月白藥苗新此山在兩腎之中不迷悞者教人要認得眞也其山之上則曰黄庭所以曰蔽以紫宮丹樓城者此言山之上紫氣爲宮五行爲城爲樓而元神居之也俠以日月爲連珠此三神居於崑崙之上黄庭之宮有精爲宮有炁爲城爲樓如是乾之陽爲日坤之陰爲月任從月而左督從日而右如連珠絡繹不絶萬歳昭昭非有期言其久而行之則三神結聚如九五然有何期止也

三陽得藥復還乾體須以眞意爲媒任其天根月窟往來但以深交爲妙

外本三陽神自來内養三陰可長生魂欲上天魄入泉還魂返魄道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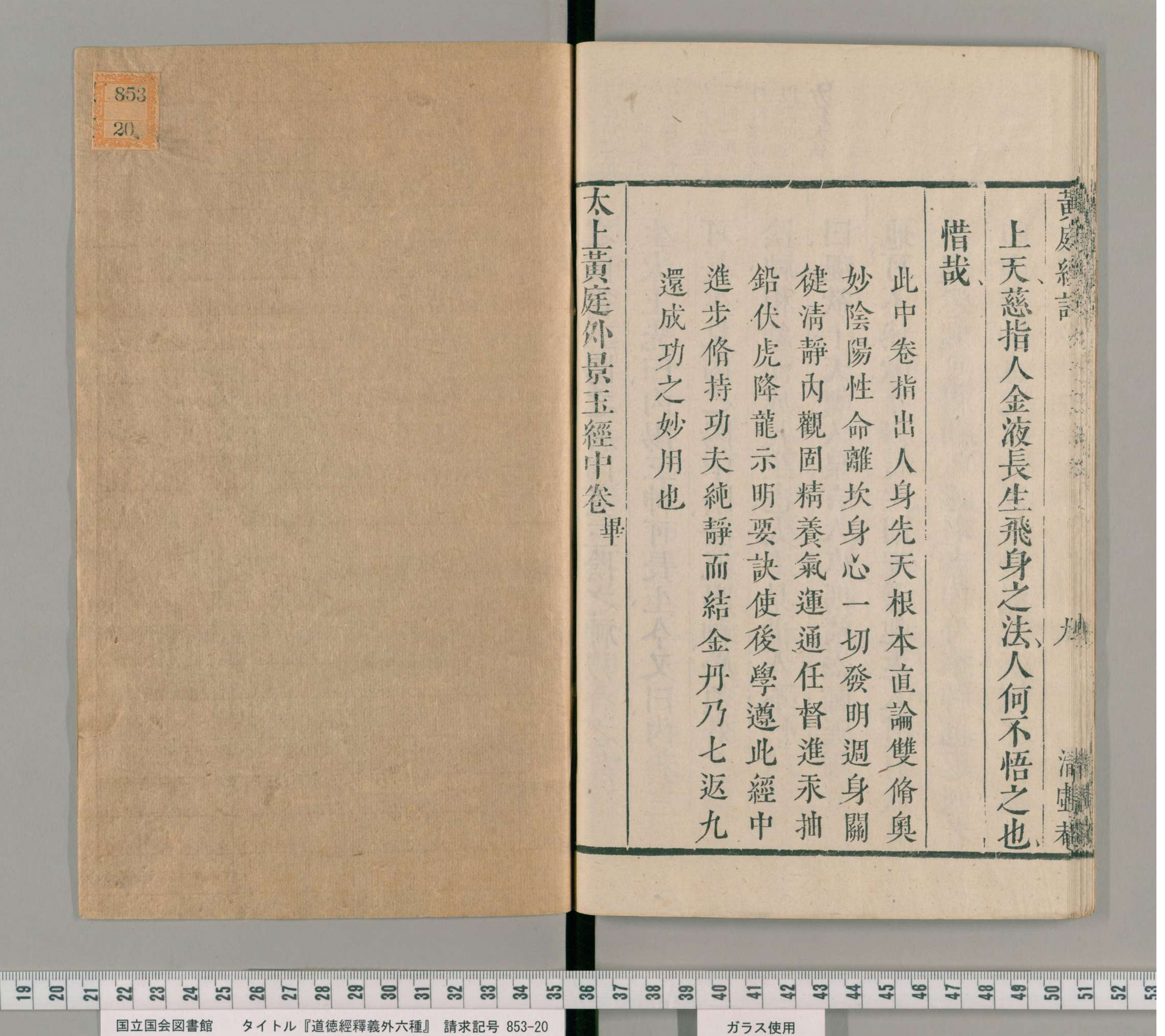
外本三陽神自來外本三陽者乃坎之眞炁也外本三陽神自來坎之眞炁來而神自隨來故曰神自來而不曰外陽三神來若夠三陽來神不來則依舊不爲得藥何也不成戊土也所以一陽入爐

少陽宜用戊己之功牽引坎中眞陽補離宮之陰復回乾象乾之眞陽坤之眞陰兩家交會上升紫府下達淵源日月往來任督相通所謂玉池常滴陰陽髓金鼎時烹日月精正此義也

二陽交戰三陽得藥而神方來、不求神來而神自來、是眞意隨眞炁到我家也、若天根不得法合之不久安得神來、故太上天慈示人甚切、奈凡人不悟也、外來之神名曰戊土名曰眞意、方纔入我黃庭、結住不散也、是彼神意攢入我骨髓、不試覩凡之交媾乎、恨不以身入於彼身、則精方射入子宮、若泛泛然亦不成胎也、何也、神未去耳、即此可以知順逆之理也、此三陽之來、又要內養三陰以待

三陰待之是返迴坤象會于眞意合乎乾宮正是三三同一炁金丹自養成須以內外雙修方爲大法

之、既得三陽之神、內養三陰之神以合之、故可長生、太上先曰內陽三神可長生、今又曰內養三陰可長生、見內之陽中陰、陰氣陽神、必須外之陽氣陰神相結而成、長生也、太上見世人不悟、回首故曰魂欲上天魄入泉、言人死則清炁歸天濁氣歸地、可不慘歟、今得長生、則魂還魄返、入道自然矣、返魂還魄可得聞歟、還魂者即外來神也、返魄者即內養神也、九還七返乃是還魂返魄之旨也、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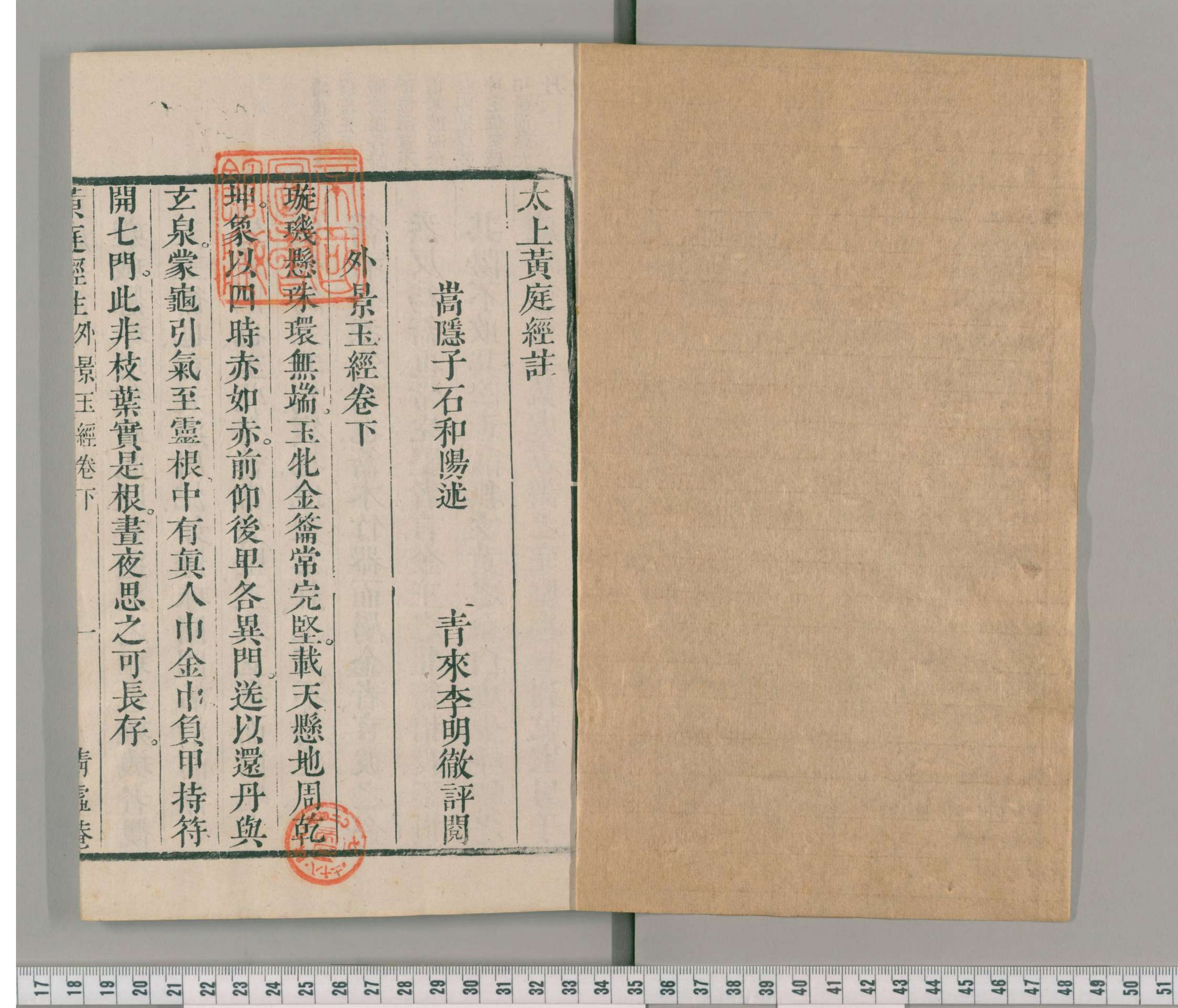
上天慈指人金液長生飛身之法、人何不悟之也、惜哉、

此中卷指出人身先天根本直論雙脩奥妙陰陽性命離坎身心一切發明週身關徒淸靜內觀固精養氣運通任督進汞抽鉛伏虎降龍示明要訣使後學遵此經中進步脩持功夫純靜而結金丹乃七返九還成功之妙用也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中卷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道徳經釋義外六種』 請求記号 853-20
ガラス使用
00775905493


黃庭經
下
陰符經
853
20



# 太上黃庭經註

嵩隱子石和陽述　青來李明徹評閱

外景玉經卷下

璇璣懸珠環無端玉牝金籥常完堅。載天懸地周乾坤象以四時赤如赤。前仰後卑各異門。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氣至靈根中有眞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

將後天法象移復先天本體、陰陽各歸正位、所言不損不敗、源全堅固、是以乾坤定位、交感相通而結大丹、以意中神引動乾家之眞陽、坤戶之眞陰、二炁會合、結聚於黃中而成靈胎、豈非男兒懷孕之喻

璇璣懸珠環無端、此段言還返之理也、璇璣者、觀天玉衡也、言天道周流、如懸珠圓圓活活而無一定方隅也、玉牝金籥常完堅、玉本玄也、而曰牝者饒他爲主我爲賓也、地天泰卦、玉反不爲牝乎、金籥者、金炁爲籥也、籥本竹器而屬金者、言彼之金炁反爲籥也、常完堅者、言金玉之牝籥相投、不損其陽、不敗其陰、靑龍無玄黃之血、白虎少呼嘯之威、牽得無毛猛虎、方謂之完堅也、一到乾家男子懷胎、方不是以玄爲牝乎、玉池以男爲女、則女子之金、爲男家之籥矣、從此完足、原失補返、堅而不虛、則得道矣、載天懸地周乾坤者、以陽炁爲天而載之、以陰炁爲地而懸之、二炁合於一身、用純陽而剝純陰、故曰載之者陽也、懸之者陰也、周乾坤者、十月火候、一年之功、却除卯酉而用十二卦爲功用也、故曰周乾坤、象以四時赤如赤者、象以四時者言十二月中、從得藥爲復、二陽爲臨、觀藥之

總言貫通五藏之真炁金水自投木火運動陰符陽火璇轉週天時和順八調均三五卯終歸真

厚淺動靜、測時之寒暑溫涼、象時以得藥因炁而鍊形、故曰象以四時赤如赤者、紅而又紅之謂也、言丹在黃庭、十月調停、四時卦象、動陽靜陰呼吸內鼓、坤火薰蒸、以坤爲爐、以神爲火、以呼吸爲木、以先天炁爲金、以後天精爲水、木乃春、火乃夏、金乃秋、水乃冬、黃庭爲土、寄於四季、非象四時而何、至於鼓風運火、名爲陰符、東三南二也、至於採金運水、名爲陽火、北一西四也、四者得序、春不行夏



六之辰度虎龍騰自然陰盡陽純紅日當空羣妄自退眞陽正令四海歸降太平極樂

秋冬之令、秋無行春冬、夏之時、如是純陰剝盡、白成紅日、自於丹田赤者、紅之正色、南方正氣也、陰之色玄、白陽之色青、紅中央色黃、今曰赤如赤者、紅之深極、而無以加也、是陰色皆消、而獨結一神之色存焉、故曰赤如赤、前仰後卑、各異門、言河車之關、與通身之道、前仰者陽也、後卑者陰也、順而行之、則前卑後仰、逆而行之、則前仰後卑、試觀天地否、與地天泰之法象乎、男作女、坤爲乾、豈不各

河車乃火候之功惜日達磨海蟾二祖曾用四字訣吸舐撮閉以運過天所謂靜中陽動金離礦地下雷轟火逼金

守已根本待精炁充盈謹固玄泉不令其散

異門乎、送以還丹與玄泉、言仰卑得法、地天泰卦合宜則送以還丹矣、還者、已失而討還之謂也、送者、我無有而別人餽我之謂也、與玄泉者何也、言還丹送者、是何物也、是與子以玄泉也、泉者、坎之月窟別號也、玄者、北方黑色也、惟此玄泉方可還丹、黌竈引氣至靈根、黌者、多黌之黌、謝義也、竈者何物也、俗名天根之別號也、引氣至靈根者、靈根黃庭是也、玄泉有丹、名之曰氣、虧此竈兒引至東



眞陽生發處是名天根元炁所聚之地眞金出水得炁上行故曰眞人

方、故曰黌之也、太上恐人不知丹是何物、指曰引氣、又恐人不知玄泉、指曰黌竈、於今學道者、指一身之陰陽、則黌竈引氣何所安也、竈是何物、若河車、則不必竈引竈在下而車在上、分明金液太丹人何不悟而反謗之笑之也、又曰中有眞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言此氣豈凡物乎、卽是眞人九原之山下有玄泉、中有一氣、名曰眞人巾金巾者、言頂金氣而來也、負甲者、身披金炁也、身披東

用龍虎二炁同助眞陽自天根而上月窟而還流通任督沖開關竅遍體金光玄珠成象太乙合眞乃歸根之大法也



方甲乙之金烝、手持七日來復之文凭、九重鉄鼓、
一片金鈴响上來、負甲持符、來何勇也、七門者一
曰天根、二曰尾閭、三曰夾脊、四曰玉枕、五曰明堂
六曰重樓、七曰絳宮、陽將當先、而我陰門敢擋乎
哉、此七門人、又何不悟、若前后三關、七孔八竅何
用眞人負甲持符開之也、後丁言曰、此非枝葉實
是根、見這道理、乃是落點長生之道、如樹木之根
底也、非比吐納採戰、孤修等等枝葉耳、人若晝夜
思之、豈不長存歟、
僊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爲專年、人皆食谷與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旣、
仙人道士非有神、此段教人明先天之當用也、太
上曰、仙人道士、豈有何幻術歟、千百歲而形未常
衰者、非有奇巧也、一味積精所致爲專年耳、積精
者、愛惜我之陰精、如珍如寶、無價之金、一日積一
日之精、一月積一月之精、如是我積巳滿、又積坎

清靜內觀存神養炁取坎塡離調和五臟攝斂精神收伏元炁得此眞靈相聚可以長存

戶之精坎戶之精積滿則成眞人成仙之法是積此眞精爲專年行之世人皆食五谷也五味也肥甘適其口百谷克其飢所以有形之物不得長生我仙人道士也食之不同獨異於人而食太和陰陽之氣太者坎也和者離也坎中陽氣離中陰氣藏於玄牝之袋中以地水火風爲其田以天根月窟爲其門戶今生之於二五媾精之時長之於五千四十八日之九開花於初三之月結子於十五之朝大之則彌天地小之則退藏於密一口吸盡方飽乾家千年不死萬載長存不産於山川泥土之中但生肉身玄泉之鄉故太上曰能食之者故能不死天相既得食此炁壽比天同也學道之人當思此炁食之之法何如也

太和元炁人人自有只是愚夫不識眞萬劫千生會一會今生不度待何生

試說五臟各有方心爲國主五臟王意中動靜炁得行道自持我神明光晝日昭昭夜自守渴自得漿飢得飽經歷六腑藏卯酉轉陽之陰藏于九常能行之

身心爲主、先須清淨其心、調氣養神、身心安靜、元氣發生、借此後天有質之體、而復我先天無質之眞

不知老、

試說五臟各有方、此一段、是教窮心之妙用也、五臟各有方者、言各有方法以結成眞人也、五臟之首、惟心一爲、心爲神主、爲氣主、故曰心爲國主、五臟王國者、指四肢而言也、意中動靜氣得行、道自持我神明光者、心爲國主、不必言也、惟意分動靜耳、意動則炁動、意靜則炁止、炁之行止、皆係意之動靜、道者、意之動靜中之理也、動意是意、還是心



道自持、是先天眞主宰、乃入之眞靈也、得此眞主相見、而民自安、國自治矣、眞靈不散、日積月累、始見元神、光明不昧、靜守黃庭

靜、意是心、還是意、這種道自持我、自者我也、又曰自持我、豈不是我持我乎、持者有把柄之謂也、動亦非、心靜亦非、意其所動靜、在自持之意上尋、動非也、心上尋靜非也、不在已發上去持、在未發時去持、方見心、持心不是賊、持心如是把持得住、則意之動靜、皆我是我、如是元神始見、而明且光、不暗不昧矣、若自持我不定、則神不明不光、而元神不見、元神者、心中之意、不動不靜之中、活活潑潑

元神合元炁聚于中庭則閉其去路不令其散以水火週流運衡任督但有陰精而蓋化純陽

時是也此數句言心意之中動靜之理討探出元神至於元神一見則晝日昭昭夜自守者言元神旣見則夢寐不生日則昭昭照於黃庭夜則守於黃庭昭昭者言無黫雲也自守者言無一賊搬弄也渴自得槳飢得飽言元神入於黃庭精炁之中風火過多則濟之以水金水欠少則濟之以添運一身任督之水火濟我元神之飢渴此二句乃錬精化炁之功用也經歷六腑藏卯酉轉陽之陰藏



卯酉是陰陽之精乃中和之炁用此則能運動週天法象貫串六部關津陰隨陽轉而養靈胎此是無中生有還丹法

於九者言元神入於丹中要不在絳宮心上也經歷六腑者是用心去引六腑去到丹上也所以曰藏卯酉而不曰藏心者言要元神離心之殼如入夾遷屋也經歷六腑引至丹上是不令到心上去住也卯酉者卽日月也日月者卽丹也曰六腑不曰五臟何也言腑之陰亦經歷之而五臟之正宮有不經歷之有轉陽之陰者原元神屬陽自得炁而成丹爲男子之胎巳陽矣而今又復引五臟六

以有作而悟無爲陽純陰靜一片乾元所以烝化元神元神還太虛此即有裏還無大道成之義

腑之陰氣入於丹上將有形之丹陽物而化爲無形之氣不是轉陽之陰乎藏於九者言雖化於陰而究乃陽也陰中即陽氣也藏於九者轉陽之陰而成乾卦也乾卦者見丹與元神合成天道也此二句是鍊烝化神之功夫也常能行之有老乎哉

肝之爲烝修且長羅列五臟生三光上合三焦導飲漿精候天地長生道我神魂魄在中央精液流泉去鼻香立於玄膺含明堂通我華池調陰陽伏於玄門候天道近在我身還自守清淨無爲神留止精烝上下關分理七孔已通不知老還坐天門候陰陽下於喉嚨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入清虛闕見吾形期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腎精望于明堂臨丹田使將諸神開命門通利天道藏靈根陰陽佈列如流星肝烝似環終無端

肝之爲烝修且長此段教人明肝之功用也前者如心則曰五臟之王言神也今言肝則曰烝修且

肝屬木旺於春含靑龍弦炁伏日月靈光扶離助己透衡脉而上華池以津液引歸戊己是聚肝炁歸中而候五炁則朝元矣

長者言修肝之炁則長而不短也羅列五臟生三光者言肝炁周流於五臟之中不止獨在一肝也三光者眼是也在天爲日月星在人爲目上合三焦道飲漿精候天地長生道三焦者心上虛無之處也此肝炁上合三焦之宮則引導飲漿而下人之吞津水者肝炁上合三焦引之下也主於上而不止也其炁通五臟導飲漿由其小也在精候天地長生之道方出焉精候天地者候者如臣子候候君主之候發肝炁而爲眞精肝中眞精候天地之氣而成之方爲長生道天地者配吾人之身心也此數句皆言肝之體也道我魂魄在中央者何也即精候天地之道也我之心爲神合肝之氣則曰魂魂是我神之入肝炁也合肺之氣則曰魄魄是我神之入肺氣也道我魂魄在中央者是調炁入黃庭而魂魄皆在黃庭則元神不入肝肺矣所以用咽納之功三口者是道我魂魄之在中央也

肝炁之涎配心炁之液二炁相生故聚陽魂魂藏於肝必待心神主之方能靈動則魂隨神而入中宮歛此肝炁乃安魂守定之功效也

魂定神安肺
炁自和木金
交並閉目迴
光精凝於內
助養真元

其吞下汩汩响、百脉自調均者、是肝氣入中央也、
三者、木數也、不然運河車、其真炁自然下、何用吞
三口爲哉、可以明此矣、精津流泉出鼻香、此肝炁
調合得法、則與肺不相刑尅、旣在中央一片、則精
液自鼻中流出而香矣、精津者、皆屬血、是肝主之
也、出於鼻而香、則木金相合矣、立於玄膺含明堂
言肝肺相合、其肝與肺之炁、上至鼻而止、玄膺者、
小舌是也、其鼻之精液與目之光、在此玄膺分路、

伏炁之功先
調真息淸靜
內觀不起雜
念用意從華
池引肝肺之
炁歸於元海
魂魄相合結
復一陽真炁
福守玄關

含明堂者、目也、言肝肺二炁合、則玄膺分路、上而
明堂中、而鼻戸皆光、承天香矣、通我華池調陰陽
者、言此炁上至三光中、至鼻戸、在何處合路、分於
玄膺、合於華池、華池口也、調陰陽者、所以閉目塞
鼻閉口者、調之也、調陰者何物也、氣息是也、閉此
三門、調真息而三咽之者、此段功夫也、伏於玄門
候天道、近在我身還自守、言此真息、則統肝肺之
炁合於華池、調而咽之、安於何處、伏於玄門是也、

玄門者、即玄關也、候天道者、等一陽之炁、那天道也、這種工夫、近在我身、當還自守、不令耗失、此數句、乃教調肝炁之法、即調息咽津之功夫也、清靜無爲、神留止、此肝炁要調在心之清靜無爲、若調炁而不清靜無爲、是勒馬加鞭也、故太上恐人不知此竅、故曰清靜無爲、神留止、神留止於黃庭、則心止矣、心止、則清靜無爲矣、如是肝之精、肝之炁、方上下關分理、各管其事、而不亂入臟腑也、七孔已通不知老、到此息調肝順、則七孔之竅皆通、而不塞矣、豈有老乎、閉息調肝之妙也、還坐天門候陰陽、下於喉嚨通神明、天門者、顖門也、言肝炁自得丹之后、方名曰還坐者、守顖門之意也、言得藥之時、下則眞精迎客、上則目視天門、若下戰而目不視天門、則已來必凶矣、何也、已土見甲木必走也、一吸而目視天門、一呼而精迎戊土、故曰還坐天門候陰陽、候者、等戊巳之炁齊來也、故曰候陰

肝炁得心神所固則聚於天門顖宮故曰還坐肝開竅於目目乃肝之精舍視天門以精上迎顖門元炁下中黃接眞炁以含光之精神相和二炁齊入黃庭而候其用也

攝肝炁以助丹田引動腎家眞精而上以青龍而透白虎之謂也

陽等候到了下於喉嚨通神明、絳宮過華蓋下清且涼者、華蓋肺也、清且涼者、金見金也、入清虛囦見吾形、期成還丹可長生者、言入黃庭淸虛之宮、如還其所、見吾形者、方見丹中之有肝炁也、能如是、方期許成還丹可長生、若不能如是、安可長生乎、此乃得藥肝炁之功夫也、木主乎上、故從天曰而止、還過華池動腎精、望於明堂臨丹田、此言肝炁伏於黃庭、其冲升之處、止於目上天門、若下動

運用肝炁透呂宮牽動眞精閉觀則神結腎竭則精液盡化爲炁矣故曰通利天道

肝炁上冲天門、自天門而下、過於華池、方經肝藏則入腎部、變腎水爲精、水中有火、鍊水成形、如是修丹之士、但以目觀明堂天門、良久移目於丹、則腎精化爲炁矣、故曰望於明堂臨丹田、使將諸神開命門者、言目視丹田、則肝炁自收、自使諸神者、肝中炁神也、開命門者、反引腎中一陽之水、藏於黃庭也、故曰通利天道藏靈根、是肝氣開通腎、之命門、名曰天道、而使腎中眞精藏於靈根也、此

此專言肝炁作用乃春季之功也鍊精化炁守於丹田則伏之不使其出外調呼吸如閉息之壯元炁不散諸炁盡隨而往迴流內運轉所謂炁歸元而



後鍊精化炁之功用也、陰陽佈列如流星、肝炁似環終無端者、言丹入中田、則是肝之本部處處也、佈列陰陽者、言皆肝炁之密也、呼而爲陽、吸而保陰、不令呼吸只在丹中、故曰陰陽佈列、如大君在位、而小臣敢離乎、如流星者、恐其呼卽回之、不出喉也、恐其吸卽出之、不令至臍也、如流星者、言快來也、以此肝炁引五臟六腑之炁、入于丹中曰、肝炁如環終無端、言引臟腑、不得止也、不令



星上下、而令流星周圍方諸炁入於丹中也、此句乃鍊炁化神也、學者思之、可見太上一步一步功夫、立言之不差也、

肺之爲炁三焦起、伏于天門候故道、清液醴泉通六腑、隨鼻上下開二耳、窺視天地存童子、調和精華理髮齒、顏色光澤老不白、下於喉嚨何落落、諸神皆會相求索、下入絳宮紫華色、隱藏華蓋通六合、專守諸神傳相呼、觀我諸神辟除邪、脾神還歸依大家、藏養

肺屬金爲臟
主蓋旺於秋
開竅於鼻肺
於顖門
炁骨神
守之處
自丹炁海而
起肺炁遇而
合故閉息歸
斂肺歸元

靈根不復枯。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似玉都。壽億萬歲將有餘。

肺之爲炁三焦起、此段教人窮肺之功用也、肺之爲物亦炁也、起三焦爲肺之步位、肺炁在三焦上起也、伏於天門候故道者、言炁起自三焦、伏於顖門、候等鼻息之往來也、息不是肺炁、而肺炁起於三焦、伏於天門之下、待息來而合之、故曰候故道、清液体泉通六腑、隨鼻上下開二耳、清液體泉者肺之精也、肺炁爲精、如體泉然、以此肺液流通六腑、其通六腑之法、在隨上下開二耳得之也、此數句言肺之體也、窺視天地存童子、調和精神理髮齒、顏色光澤老不白者、言肺之炁皆主乎上、與肝相表裏也、調息乃收肺炁之法、故前三關皆肺與肝管之也、後三關皆心與腎管之也、肺肝合成一個陰陽、在上爲炁、心腎合成一個陰陽、在下爲精、腎水不得心火再不走、肺炁不得肝木再不怒、所

肝肺相合心
腎相交以中
和眞意而聚
之故名和合
四象所謂六
關通透八節
純微乃調和
功用也

此言心腎中之眞陰陽合肝肺中之炁入於黃庭故爲童子以性投情則二炁同歸乃返復乾坤之體用

以肝怒而息盛、肺與肝相表裏也、所以修道之人、合而和之、則不病矣、窺視天地存童子者、言天地是陰陽二炁也、吾身爲地、吾心爲天、窺視身中一陽、心中一陰、萌芽發動、是水火二宮來動也、而臓可不問乎、如是存童子者、以黃庭中存想一人、則肝肺之炁入于黃庭、而水火之身心、方來攢矣、如是外視坎之境、象地也、復視乾之境、象天也、窺視者、倫眼看之也、看他金木之炁來歸、則外炁已來、

肝肺之炁歸元濟之以水火外行而內助汞炁至而金炁迎可謂存乎童子之體得其眞種如龍抱珠綿綿固守不息之義乃歸根返本之功用也

而內之金炁、當合於黃庭、存童子之狀、如是交結、則調和精神、理髮齒、自內外金炁相投、時時閉息、一文一武、調合陰陽、則髮白轉黑、齒落重生矣、肺之炁主色、如是炁到神怡、顏容光澤、安有老白之理、此乃言得藥調息功夫也、又兼言性命歸根時之配合功夫也、下于喉嚨、何落落、諸神皆合相求索、下入絳宮紫華色、隱藏華蓋通六合、下喉嚨者、言鼻炁以吸、而入黃庭也、肺炁日日上升、在鼻

定呼吸而內和五炁調坎離之鉛汞肺乃華蓋其氣上透咽喉故用三咽之法引肺氣直下丹田也

而止至鼻何所收拾、故三年之間、不令出鼻、言曰下於喉嚨、何落落、不祥之兆也、言出鼻而在喉嚨、收下亦不美也、太上恐人功夫不精、故曰何落落者、言無所歸也、若出而收之、則當又嚥咽以下之、不然又無交過也、自澆培之後、吞嚥之功不用、止一味呼吸在內、今肺炁上逸、則下喉嚨、又當用三咽之法、故曰諸神皆會相求索、言以肝引肺、以心引肝方入黃庭也、此言功夫不曾收得呼吸在內

之法下入絳宮、此炁收回過絳宮紫華色者、言恐心相留也、若不猛咽則心留矣、隱藏華蓋通六合自炁入黃庭、則華蓋隱藏矣、不比昔日之在心上也、通六合者、言此炁入丹、而諸炁皆不相違而夾之也、此數句言澆培至鍊精之初年功夫也、專守精神傳相呼觀我諸神、辟却邪、言丹得肺炁、此炁主吾人一身之陰神、肺屬金、魄乃肺炁、魄爲一身陰神之首領、魂爲一身陽神之首領、魄之爲炁、主

七陰有形知覺乃七竅中精三奇知覺是內之三元主之肝歛肺炁魄入黄庭而七竅之精炁同歸於一以純陰而入純陽也

一身有形之知覺也、魂之爲炁主、一身無形之知覺也、故七陰之知覺、魄統之、三奇之知覺、肝主之、魄主乎下、魂主乎上、自肺魄一到、則主將受降、而兵卒焉有不屈之理、專守此炁、不令上出鼻端、則諸神傳相呼者、皆相呼相召、而入丹也、自此下部炁神入於丹中、而鼻息不動、安有失丹之理、所以失丹因息亂而逃之也、今合一家、則諸神自守黄庭、而反戰九蟲三尸之邪賊也、人之學道、初入門

此言內丹作用收肝肺之炁是降龍伏虎行任督運動週天心腎之炁相合則水火既濟而抽鉛添汞之功四象既全則眞土而助即五炁朝元

便要調息者、是收肝肺二宮之炁也、方木不生心火、而一個陰陽且暫拿住也、繼而行任督、觀動靜、是收心腎二宮之炁也、方纔拿住兩個陰陽、所以肝龍肺虎亦不假奈後學、只以入門一步便爲登天之路、不知肝龍肺虎是何功夫、心火腎水是何法度、嗟嗟、似此修行、而望長生、宜乎學道如牛毛而成道如兎角也、脾神還歸依大家、藏養靈根不復枯、至于逐去尸蟲、屏息內定、則脾中之炁皆來

調養穀氣專守精神充足先天元炁所謂靈根堅固遍體黃金陰盡而陽純矣

歸之也、凡肝肺二宮炁多、惟有脾炁少、故曰神不曰炁也、依大家者、如小戶傍大戶也、見脾乃一身之大戶、今還歸之、又依之、如大戶窮、而另有大戶、無倚無靠、而只得依之也、脾之大戶、如何得窮、只為炁滿、不思食五谷之味、少進、而炁皆入黃庭也、至於炁足、則藏之養之、而靈根豈有復枯之理、此數句、乃鍊精化炁功夫之後着也、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似玉都、壽億萬歲將有餘、言此炁在下靈根、藏養三年、豈不升乎、所以至於胃管也、胃管者、乃飲食出入之門、管上又乃炁息通行之路、名曰中池、又曰正室、又曰神廬、此處方可安丹、不曰中池正室神廬、而曰胃管、太上恐人將丹入心入肝入肺、不知下落、曰胃管、則人人知之矣、只在管而不在胃中矣、一者便收諸炁、二者斷絕五谷之炁、上下之息、故安此處也、惟此處方四通八達、故曰遇虛無、自升胃管、則下部黃庭無所用矣、故

此乃炁足丹成上升而用神功之妙法也

曰、閉塞命門似玉都、不曰黃庭、而曰命門者、何也
命門乃下部清炁之門、今升中宮則可閉矣、黃庭
乃虛處、何可開閉也、似玉都者、言丹在中宮、如玉
都、止有前門、無後門也、如此得法壽億萬歲猶不
止也、將還有餘、無可期定也、此數句、言鍊炁化神
之功夫步位也

脾中之神遊中宮朝理五神合三光。上合天炁合明
堂通行六腑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爲主。通行血脉汗
爲漿。三神相得下玉英上禀元炁年益長循護七竅
去不祥。日月列佈張陰陽。伏于太陰成眞形。

脾土旺於四季能和四象所以萬物得上而生金丹藉土而成故謂眞神也

脾中之神遊中宮、此段教人明脾之體用也、脾屬
土、無水則不成精、無木則不成炁、故太上曰脾中
之神、言脾只有神也、泥丸百節皆有神、何故只脾
曰神、肝肺心腎亦主神、何肝肺曰炁腎曰精心曰
意而脾反曰神者、何也。這種天機、令人聰慧過顏
閔、不遇明師莫強猜、太上天慈、恐后學不知大道、

妙哉神化金丹眞訣從此總結一切功用乃透洩天機眞傳之法度

故分肝肺爲炁心意腎精而舉脾爲神、以曉後人
而人不知也、哀哉吾道宜乎其湮沒、而成之者少
也、學道人只知誦上幾千遍、則曰我在讀黄庭、究
竟何曾體貼太上之作七言、立字立句立段之聖
意也、予今直指學者思之、夫不曰炁而曰神者、言
心中之眞意爲土、至於動而喜怒哀樂屬火、非土
也、惟靜極而不動、不靜之中、現出元神則火化爲
土矣、火死成土、心死爲脾、故千聖萬賢只說眞意



念念規中不[illegible]二光返度照黄庭綿綿不絕久之純熟人心自除而元神出現所以道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則忘心忘意只存一點之神光也

爲黄婆眞意爲巳土、不知心死之久、純照黄庭、黄
庭離脾咫尺、則心化土而脾爲神矣、心之爲物、入
肝爲魂、入肺爲魄、入腎爲精、入脾爲神、神者心之
元神也、所以思字屬土、惟思可以得元神、若用想
念志皆入肝肺腎矣、意爲心之本字、思乃脾之本
字、心有千變萬化、只這意思兩個字、是成仙大路
餘皆地獄也、心之正動爲意、意之一思不動不靜
之光境爲思、意久而息心、思久而息意、神見而息

須虛靜之極自見玄關元神從此而現以中元炁晉戀元神乘本飛揚得鉛相制結成大丹金木相生五神相拱而養靈胎於土釜矣

思矣脾之爲神、其此由也、遊中宮者、言在中宮而不亂走也朝理五神和三光言元神在中宮則心肝肺腎識神名曰五神、皆來朝之也、和三光者、言肝之魂光在目肺之魄光在鼻腎之精光在耳皆調而合之也、上合天炁合明堂、言此神上管則天陽之炁泥丸一部、皆合之也、中管六腑、要通行而不滯、調五行者、調理五臟也、金木水火四者、皆以土爲主、言脾統五谷之精、爲一身之主也、通行血

三神同一心黄土化成金五炁歸一元金丹事已全

脉汗爲漿、言脾土上行則合天炁則明堂理五神和三光是也、中則通六腑、調五臟也、下則通血脉榮衛也、土爲一身之主、上合乎神中合乎炁下合乎精、此數句言脾之體也、三神相得下玉英、三神者、眞神識神元神也、相得者、合成脾中之神、下玉英、言黄庭之中惟三神合一、得爲中和之神、則可下入其玉英、言結丹事也、上稟元炁年益長、循護七竅去不祥、言此神入於黄庭之中、三神合一下玉

世心爲物道心爲神除去世心神無所慮而歸於一若不斷絕世念之心神有所思兩頭牽掛焉能得眞神全活胸中無物念慮自除無事於心神靈活潑經云虛其心實其腹此義也

英矣要上稟元炁方神不想轉回家元炁者心之眞炁也心不動不靜謂之神今神合脾合於黃庭時時在那裏心中却發眞炁去救之時時存思去黃庭上不令一刻回來如是神久而怠如小子年益長也若不死心心思得不痛無可奈何則神必久久而回來矣神長在黃庭則丹中有主如屋內有人則循護七門而三賊七寇自去之矣此數句言煉精化炁功夫也日月列佈張陰陽伏于太陰



炁結成眞故曰陽神由心而至於腎六精五炁隨神而化返復乾元之始矣

成眞形言丹至中宮則陰陽之炁列于胃管之上故曰張陰陽此神伏于太陰成眞形太陰者金水也到此中宮肝肺爲日月佈張二炁引五臟六腑入於其中如列陰陽神在其中宜曰伏于太陽而曰太陰者何也言心是陽丹是炁是陰對血肉之心而言曰陰對神明之象而言曰陽太陰者坤也太陰者月也月在日之上坤在乾之上元神伏之隱而不出恐入心中還其故宅成眞形者五臟六

腑之陰氣結而成形也如是方成陽神在下得精曰陽精屬陽在中得炁曰陰氣屬陰故曰伏于太陰成眞形言五臟六腑之陰氣也元神伏于內以結眞入此數句言鍊炁化神之功夫也

五臟之主腎爲精出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虛無見吾形強我筋骨血脉成恍惚不見過清靈坐於廬下觀小童旦夕存在神明光出亦無門入無戸恬澹無欲養靈根服食玄炁可遂生還返七門飲太淵通我喉龍過清靈問子仙道與奇方服食靈芝與玉英頭載白素足丹田沐浴華池灌靈根三腑相得開命門五味皆至善炁還大道蕩蕩心勿煩披髪行之可長存吾道畢矣勿妄傳



腎乃一身之主旺於冬扶養三元爲命之根蔕也

五臟之主腎爲精此段教人明腎之體用也腎屬水滋養一身元炁元神而太上曰精者言諸身之七陰皆名曰精而腎主之故曰五臟之主腎爲精也出入二竅合黃庭言命門之上有玄關二竅左

堪言直白指出法度機關之奥妙可謂慈祥明透極矣

玄右牝中虛一處名曰黃庭太上見後學不聰故曰出入二竅則指出玄關連環兩個圈矣合黃庭二竅相合則為黃庭分明教人落點之丹田在二竅之中間也呼吸虛無見吾形者言二竅中間為黃庭猶恐人不知也曰但觀呼吸則見之矣若呼吸太急又不得黃庭教人呼吸之時虛無自在心中無一物放一塲大靜則見黃庭之真形矣黃庭何用呼吸得之葢觀呼從何起吸從何止呼吸不

陰陽未分之處元炁聚此而發生是為炁海陰陽交會呼吸生然靈機覺悟所謂玄關中虛一穴能聚五炁故名黃庭此乃修真基地性命根原須清心瞑目絲毫不着從後天息氣竅之自得真元炁海玄關黃

是黃庭其所以呼吸者黃庭也炁海起息黃庭居上息從下起如一爐焔也下起而不知回也惟黃庭左右有玄牝二門名曰玄關左出右入如槖籥然也一條系穿住息炁這一門開為呼一門閉為吸所以呼吸之中定黃庭者此訣也強我筋骨血脈成惟此炁在下潤於骨肉之中為血脈恍惚不見過清靈是此炁上行也此炁在黃庭分清濁上下二門之中清者為炁上行濁者為精散於血

庭明矣乃意到自知非臍下一寸三分也

腎之眞炁上行和四臟六腑所漏者皆息聲識也下動爲精故調心神而伏眞精上入黃庭外除知識不觀不聞而眞炁上不走下不漏三元結一是謂還丹

肉先強筋骨者濁也今升上者炁也故曰恍惚不見言此黃庭之后又體貼覺無形也過清靈心宮則又見形矣坐于廬下觀小童言此炁得神廬等谷氣方升小童者肺炁也眞息來而肺炁接之爲息眞炁來而胃炁接之爲聲音眞炁來而肝炁接之則目開所以眼有窄者肝炁轉也眞炁來而心炁接之則舌轉所以調舌出疾者心炁轉也故坐廬下觀小童者此之謂也此數句言腎之體也旦

目不視神自還耳不聽眞精還鼻不聞炁還三伏黃庭久之眞陽發動須用吸舐撮閉之法使炁與神合一而有所歸則無散亂矣

夕存在神明光出亦無門入無戶言此炁在上者而不分日夜存在黃庭則與神光合而爲一矣要旦夕存之而不得神明光者又不住也何也見炁乃出亦無門入亦無戶斷截之也是神不在黃庭而玄關何閉之任其出入雖有門戶與無門戶同也此炁也與神明生有訣焉只恬淡無欲不起一欲之心不可見慾使心不亂心不亂而神在黃庭如何得走人之走精者心亂於色則炁至黃庭滲

于腎中上炁不升、皆化為精、不覩凡陰陽乎、乃失精之時口不能言、而息不出者、炁未出玄關而皆化精也、火逼水下而二門反閉、不上來也、至失後息方盛、如一甑氣先逼下成水、今心上來了而門開矣、所以多也、惟此恬淡無欲、則炁不成精而養我靈根矣、此炁也、在我家如是、在坎也、取而服食之、故太上曰、服食玄炁可遂生、欲服其炁、先服食我之玄炁、如不恬淡無欲、而走入外腎者、則服食



一點南方離火、鍛鍊北方坎水之金、以紅迎黑、凝神入坤腹而發生大藥、提運北方坎水之金、以制南方離火之木、以黑投紅、凝神入乾頂、會炁結靈胎矣

之用、任督之功、歸於故宅、玄炁者、即北中黑炁也、此玄炁失於後天、則將七門還返、閉息開關、收回青龍、太淵者、腎也、太上曰、服食玄炁、用何法乎、用河車還返七門、不令七門順開、而令七門反閉、則太淵之玄炁可飲而服食之耳、此炁也、在彼當用還返七門、玄炁者、我炁也、太淵者、坎中之腎炁也、還返七門者、即前負甲持符開七門之七門也、飲者、吸而吞之也、如是七門反開、則通我喉嚨之關、

眞仙妙法無多語只教人鍊汞鉛服食金精並木液三年九載便成眞



過我清虛之府、而入於黃庭矣、此數句言開關動靜、及藥物之處也、問予仙道與奇功、人言得丹問仙道有奇功歟、荅曰無別奇功也、我服食有二物焉、一曰靈芝生於坤土之兌澤水中、長一十三年有奇、到八月初三而見、至十五而卸、採此服之、一也、一曰玉英生于乾金之離火窟中、長十六歲而銖足、到純陽四月而開、每夜雞唱發花結果、取而食之、一也、收此二物、更無他功、此二物也、非尋常之物、狀似人焉、頭戴西方金色之冠、脚踏虛無有種之田、到我華池口內、左旋右轉、沐浴三番、方下黃庭、灌我靈根、此數句言採藥還丹澆培之大功也、三腑相得開命門、六腑曰三腑者、胆在上、三焦在上、胃在上、小腸大腸命門三腑在下、言此三年、腎只管得三腑、命門近此三腑、合於腎系、何故、小腸命門膀胱有精存焉、通命門所以順走精者、此三腑也、今命門上開、則上入黃庭、不分各路、總一

遺留眞一法
能除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
何用眞一法
虛空同一體
何須用作爲
了然方外客
龍虎自相隨

[illegible]悟無法
無修却有修
過河須用渡
到岸不須舟



命門所以下部以命門爲主命門卽腎之門也此一句言鍊精化炁也五味皆至善炁還言中宮之上自三腑開命門之後則中宮之五炁皆乃純善之鄉不走精者不下泄者其炁無不還于丹中也此句言鍊炁化神之功夫也大道蕩蕩心無煩言此大道如大路一般蕩蕩平易人只一心去做莫三思二想多學無成走入傍門煩亂心神披髮行之可長生言逍遙自在去做莫以世法稽心也吾道畢矣勿妄傳太上曰言我大道言之畢矣更無長生飛身之道人得遇之者必夙有仙緣得遇眞師代代相續口口相傳必擇其徒又可授代代東華之脉方口口相傳也豈止盟天歃血而已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太上經終以三字戒之曰勿妄傳授者受者皆當體而思之焉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卷下終

此末卷復伸明脩眞法度藥物名象還返之機關取坎塡離復迴本體而生大藥乾坤交姤而結靈胎金丹入鼎火候緼養之功而調神化直至無爲以超凡聖洩盡天機直言口訣卽天仙之道畢矣

頌曰

稽謝先賢註述因　金丹妙理達清眞
黃庭透闢玄微訣　道德流傳竅妙親
性命宗源還正覺　乾坤根本復陽神
指明發盡陰符理　癸丑重週再復新



# 陰符經註序

道非言傳無言不顯道本强名無名難著所以歷來註集丹經者如參同悟眞黃庭南華諸家丹理皆是發洩性命之學第人多障蔽不肯盡心披求每每只在紙上尋訣者不能透入眞宗而陰符一籍乃

崆峒君受之於廣成老人其性
至命之秘言而已學道之流多有
棄性而言命者務宗之道多有舍
命而修性者皆非長生之道全至
之理且註此書者有家各有包括
大意有註而不明解而不徹種種
不一皆不得會悟其此籍之深意

也也嵩隱子舒授受之源心而述
註師範之奧旨說性命快講命遠
徹秘之乎間未曾攄則々由廣陵揆
之乎清虛菴弟子吳華陽葛嵊陽
之嶂西下嶲陽秦巙陽等子同
閱真宗廣宣至典開啟迷機搜
掇後學因付利刻特求小敘於書

爰言以壽其詞

旹

康熙癸丑仲夏中浣之吉

蜀中逸人撰

百子山樵書

# 陰符經序

鼎湖神君名曰黃帝軒轅者昔拜廣成子於崆峒之山得形神俱妙之理陰陽消長之機後修鍊於洞庭之野張咸池之樂九鳳來鳴蛟龍起舞而飛騰海島矣功成之日留以法言名爲陰符符者符合廣成子之言也予得

師言曾受講錄久聞其由今筆之於書以廣同志非曰孤虛旺相非曰六甲神機非曰風后遁法非曰兵

家玄微非曰治國之道非曰安民之理實乃切于身心而關乎性命也讀之者當從身上思之而勿視爲外來之物應作是觀則陰符矣而毋曰陰符也哉是以告之見者而勿罪其述者

嵩隱子石和陽撰



# 陰符經註

嵩隱子石和陽述
青來李明徹評閱

## 觀天一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天者萬物人之母也靈明之性在人成神在天之中爲虛空於穆不巳流行之理得之則爲人而守

此乃性命之根身心之本所謂本立而道自生正此義也

天之五賊即五行之炁發動化育萬物故萬物得天之靈性化生形質是爲昌也

之則爲眞所以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盡括諸理矣觀天之道是性學也執天之行是命學也性命雙脩更有何術觀者體貼而回觀之意也執者保守而不失之意也喜怒哀樂不覩不聞非觀天之道而何得一善拳拳服膺非執天之行而何天道靜而成性天行運行不息以成命動靜得宜則性命全矣五賊者何也天之金木水火土也天乃太虛無象太極無名因有五行而洩天之機分

係明陰陽正理守一還源不受五行邪害挽回造化而性命皆由我矣

經云無眼耳鼻舌意皆除五賊之法也

別寒暑失其本原所以謂五賊也何以見之者昌此五行在天以日爲火以月爲水以星爲金以風爲木以雷霆爲土若不得其時晦明風雨不謂其節可不變乎五賊在人內藏於心外發於眼耳鼻舌意耳水鼻金眼木口舌火意土皆從心而生從心而滅故曰在心而施行於天者原因地一聲以前二五交媾以後復稟紅爐之中無不受其宥者所以曰施行於天也人能靜爕陰陽調觀心意則

宇宙可在外乎而五行可以掌之也萬化豈在分乎合一身可以養之也皆在乎性耳

天性二章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星辰殞伏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物定基

天之道也淡矣玄乎以性賦人故謂之人性至人身受之於心故曰爲機不得天之微而有性不得性之微而有心不得心之微而有機機者心之所之也從之以索本則得心從心以索原則得性從性以至虛無則得天故言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何以測心之機惟立天之道以定人者則得之立者如萬仞直立而一毫不偏不黨子思議之中庸二字之象以定其五官安其不喜不怒不驚不懼之際皆得謂之人也此機也在天賊天在地賊地在人賊人天地之理陰陽伸屈狀若張弓形如橐籥

目不亂視內除妄想靈機不散光耀眞心則魂安性定而立命之本也

陽生陰殺流行之道天地焉而育造化但成形質則有治亂六陽當旺盛陰未萌能脩錬純陽轉殺機化爲不滅也若失其時陰生而以亂所謂殺機也

一元一會、陽氣發而治、陰氣凝而亂、伸爲治、而屈爲亂也、所以子輿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陰極而陽生、否多而泰至、以其殺之機、伏於生之內也、但逢發而發焉、至於發也、星飛日蝕、月逆霜殞種種以亂天也、石言蛇鬬、泉渴山鳴、以亂地也、皆機之使然也、人若發此殺機、則天地反覆者、外而言之、四海不妥、內而言之、心身顛倒、天地之殺機、藏於穆伸屈、聖人之殺機、藏於一心之中、安其心而天地定矣、天人合發者、天發其機、以性賦人也、人發其機、以心觀天也、天發以賦人、人發以觀天、而性之理自明、心之理自見、如是性明心見、萬物定基而不搖也、萬物者、一身是也、

交者渾合三才而定其中則眞悉不散靈性自全心明覺悟至理達天乃定靜而道基也

性有三章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人之初生朦朧之際其性本善奪清炁而爲上智得濁炁已成下愚因長而見聞知識以迷昧本性收伏知識之心存乎不覩不聞身心不亂眞性自明不受賊邪之害

性之清濁也、而巧拙生焉、清者爲巧、濁者爲拙、孔子曰、上智與下愚卽巧拙也然而一天賦之、一心受之、何有巧拙之有、天有清濁之於稟則人有秉賦之善惡在賦之者、全與偏、而受之者、近與習也、人性雖有巧拙而本來俱是混沌但習見習聞多而巧拙愈廣因識以迷眞也此二性皆可以伏藏、伏者、伏於心藏者藏於神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凡人一身因空而入者、皆是賊也、內有五賊、則



智慧高人能究清濁之源自悟本來不昧眞性逆而修之身登仙籍

九竅之邪、皆其支黨、惟有三要、則九邪不生、三要者、收機而心定、正心而性明、性見而得天、則一主正而萬賊服矣、故曰、可以動靜者、言不得三要、則九邪自生、而得三要、則九竅自靜也、此賊之邪也、由於心之賊引之焉、譬之火也、原生於木、木是火之父也、及火燎原、而山林俱燼、豈非以子剋父乎、如心引賊而剋身身亡而心何安之、豈非禍發必剋乎、譬之容奸於國也、始而賣國、及國滅而身隨

心存性定外不着物賊邪遠避動靜還純存於身心意之三要則能收伏邪魔如國無逆臣賊子而座享昇平矣



之、豈非反自傷耶、惟有智者、知性之可修、心之可煉、率性而不分巧拙鍊心而使無邪賊、則五賊安、而九竅正、豈有尅本傷原之禍乎、知此道也、非聖人何以能此、故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言其大而化之之謂聖非比草木同朽之凡夫也

天生四章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

生殺者、生死之機緘也、天之道春夏生而秋冬滅是生於天而殺於天也、如人得天之靈明而成人、復死於天之靈明而成鬼、又非天生天殺乎、惟天之道、而內有理存焉天生天殺天之道也其生其殺道之理也、能究此理、則得道矣、何故天地為萬物之盜天地覆載萬物、是生養萬物也、然而風雨之雷霆之霜雪之水旱之萬物之氣皆歸於天地

炁聚則生炁散則死神聚而明神去而昏流行之理乃天地造化

不是爲萬物之盜乎、然而不盜、天地又不有生殺之理也、萬物人之盜者、人稟父精母血以成形、天命以成性、而飲食以成人、而幼之也、有良知良能存焉、及其長也、識欲多而貪嗔癡愛起、縱耳目之觀高安居之宇、五味以爽其口、五音以縱其聽、驕其妻妾、要其兒女、舟車所及、人力所通、觀山運海、爲利名而自役者、豈非萬物盜人之精神乎、人萬物之盜者、人從習見習聞以逐名利、鑿其本、火其

能靜參虛實默運陰陽奪其造化之源忘身外之事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不受天

金、穿其江海池沼、改易其山川城廓、殺而六畜令鳥獸不得胎孕之安、伐山渴淵、令百虫不得安逸之處、無窮伎倆、以竭精神、豈非人爲萬物之盜乎此盜也、皆非正道也、盜之不以宜也、惟三盜得宜而後三才可安矣、何爲三盜既宜、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互盜之而相制於死、惟知其宜也、人盜萬物、人盜天地、不受天地之盜者、惟免風寒暑濕、勞神苦力、不受萬物之盜者、惟免酒色財

地萬物之盜三才安穩身若太虛心歸無極何道之不成也哉

無中生有烝結而成形得天之神靈而成性故謂三才



氣虛心靜慮、如是盜天地之精氣、而使天地不知、盜萬物之正氣、而貪金食髓、而萬物不知、不知其盜、則盜宜盜矣、三盜既宜、則天地不忌人、萬物不忌人、而人生天地之中、萬物之內、亦不相忌、而始可長生偷安矣、世人也、但知其神之神者、止知其萬物之盜天地、人之盜萬物、而不知天地之盜萬物、萬物之盜人也、若知其不神之所以神、則知盜萬物、盜天地、而又是聖人之一事也、

日月五章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出焉。神明生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者、陰陽之總名也、陰陽者、包諸男女、在其內也、日往月來、相期於朔望、而後可以定其消息、日者男是也、月者、女是也、清濁之理、懸乎朔望之中、月逢晦而成坤、甲到庚而成象、月受日光、而陰陽之氣自合、故因有數、大者乾是也、小者坤是也、靜

靜守身心自然之孫逆而運用是爲聖功虛靈不昧神明光耀使家有眞主國有明君身心安靜金木相生水火旣濟眞鉛升鼎意到可行何拘子午之哉

而得之謂之大動而得之謂之小動靜相兼剛柔相配故曰有定因日月之有數大小之有定而後聖功出焉神明生焉聖功者聖人之功也神明者渺明之神也功出於聖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虛極其心靜篤其身身靜而生水心虛而神一方君正國安而後金來歸性始得四個陰陽之術全也謂之聖功神明生者冬至不在歷數子午不在夜半心中一陰發自喜怒哀樂之所未

父母未生已前受孕之初從虛無中自然而發盜其機靈而神明存焉生於後天成其形體盜機從腎殺機從心匹盜盜相生流行世界智士若能達悟脩持奪其盜機化其理數定我神明使精靈不昧而長存

來身中一陽起於心田百竅之所不到眉間勾現原非有意之生虎顯神容豈在有心之索自然而發天機理到而成造化故曰神明之生此皆爲之盜機也不是殺機也殺機生於心盜機生於身機同而盜不同此機也爲盜方可以得之天下之大也人民之多也誰是英雄丈夫而得見之得聞之哉此盜機也君子者知日月有五千八百之數有正已爲大取彼爲小之有定出其聖功得其神明

以同我形神而亘古長存小人也得此盜機抗兵相加驕而干傲而戈喪其至寶豈不輕其命乎

瞽者六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一而專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人之心也惟一以定也得一則不失而後可以行持如瞽者無見之目而耳善聽如聾者無聞之耳而目善視以其心之出入門戶必也必一門則

惟存其一而守其中淨除眼耳鼻舌見聞識相少知一事則內除

必一事善體心者惟必其門而已心之生死也皆為物所累何以生於物如一念不生之際何等中和及耳聞一音則心忙聽目見一物則心忙視是心原無心也自物生而後有心如見器而有器不見有何器無器又有何心即此知之非生於物乎心如磬也叩之則鳴心如水也觸之則動心如虛空也碍之則障何以曰死於物也如見一物而心留之復見一物而心去之聞一音而心聽之復聞

一賊之害須默默而定其心使不知不識諸物爲能擾我身心耗我神明

心如明鏡體若虛空何物而能累乎

心未生明着物而動聞聲而感隨物往來皆存於目洩其機靈而失眞性外視爲殺內觀爲盜以迴光返照定其神明而復眞機也五臟精華皆發於目乃先天元神靈光所遊之宅也天神棲於日人神聚於目

一音而心又去之得新忘舊豈非死於物乎心之門亦多也從空而爲空竅之門從實而爲實膚之關皆其出入之門也然而有正門焉其機也在目乎心之殺機也在乎目身之盜機也在乎目故曰機在目總全三機而言曰子輿有眸子之言亦此意也殺機觀目而知心盜機觀目而知炁祖師有審眉間行逆道之語誠目爲測心之一鏡也此機也生人殺人盜人人盜皆是機也如天之無恩於

須用璇璣運其卯酉透印堂而守顖門存養眞靈元炁待風雷發動得見天根一陽發現蟾光瑩潔乃時之子也須寂滅後始可見

人同也不言默默不分是非而生養覆載何所不容至於蠢動含靈無不得沾天恩而動者迅雷烈風雖以驚人而實乃惠人也咸中有德刑中有恩然耳譬之機也實爲無恩而實爲長生之本如迅雷如烈風言其機之速也其來也如雷其去也如風而萬物莫不蠢然而驚者譬之一陽之中無不動而蠢然也機之理微矣哉

至樂七章

至靜生光神明發現內養身心慎固靈機則真性自見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性之為理也宜樂其身以養之至樂其身性有餘地而慧光生性者心之元也性死則心死心枯則性孤故有道者樂心以養性也性之為用也宜廉凡外務紛紜皆移吾性體惟安靜至極則心之思索有盡而五官進入有數則用少而性自見矣天之道與理也於穆不已之理流行於六合之中賦

長養中和之然定其根元本末何思何慮之神不識不知之地念念迴光則至公私兩化可入無為之竟界矣

稟於人何常有功之恃名之成言之後乎賦於人而人不知即天賦天亦不知視之至私也此性也天之至私而用之至公者惟中和以養之虛極靜篤以安之不覩不聞以慎之喜怒哀樂以測之常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行一事如人見其肺肝天見其幽微鬼神在其傍側起一念回觀念從何起目視則從目以內觀耳聽則從耳以內聞不使一念空起而使出乎無為方日用之至公譬之二十

世人皆從淫慾而有識身因陰炁合結成凡體多由識慾而喪其眞豈非生死同根之理能知造化養炁歸元精神不散並三合一性命相扶則能逃寒暑豈不與太極同眞

八宿之禽也、懸象於天、而生食尅啖相制、其所以然者、亦氣而已、懸象於天共居一氣、而各有其私、譬之治世也、而曰蒞以天下、共佐蒼冥、又非至公乎、卽象可以測天之公私、卽廉與餘、可以養心之至道、性在寬而一也

生者八章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之來也、互相連環焉、生者、父精母血構而成形、天魂地魄賦而成神、神形合一、五臟而生、何以曰死之根也、生而內勞其神氣、外苦其身心、爲嗜欲所役、中至而損、損時卽死存焉、死者、四大委蛻五官告逝、氣散於天、精歸於土、魂升魄降、何以曰生之根、死於土也、其精魂返之於天、而天地如洪爐焉、靈明之性、同一爐焉、屈久而伸、寒來暑往、安有逃天地之外乎、同在此橐籥之中、自有破囊之日、故曰生根、然而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言之矣、生

此言消息盈虛造化之理乃順行之世道若翁生死之源當悟本來面目從何而有其身總能挽回造化

不知其來則死不知其去死未有其門生安有其路一屈一伸則生死之根自明矣然而善知生死者知我生者是我死之根也我原從這處生就在這處死死者我原從那處死就從那處生帝又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言其愛中有殺殺起於愛也何以見之如夫妻相愛恩也生於害者原日因有孽而完業也所以今劫成恩不是恩生於害何以害生於恩今生爲愛而彼此相守盜失精神而至於死不是今生之害爲恩而生乎恩害相隨如生死相同人之修鍊也可不防刑中德德中刑乎

專其一而心日定靈性日生則能達天之道乃自然而然不待作爲也

愚人九章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道之理也觀心而得性觀性而得天矣然而有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性之學生不得一毫聰明用不得一分思想愚人也返以天地之理得之爲

無中自有還丹訣有作還無是聖脩正此義也

所謂虛空一點眞如性化作乾坤萬種機

聖、我也以時物之理、返得之而哲天地者、不識不知之理也時物者、格物致知之理也道在無心有思為下人以有虞為愚我以不愚而愚者衆人以有心去防心而為愚我以無心去得心而作愚聖人以其智慧自期其聖生而知之也我以不期其聖學而知之也性在觀心以至於天生知學知皆可得道有心無心一造至極性無分於賢愚不肖在中庸有得之矣

須參明水火之要方能下手修持若未達升沉之理不可狂施其功倘妄用作為恐自招其眚也

沉水十章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命之長生久視也在調其精氣神而已然而精氣神有重之者焉帝推名之曰水火者總兩重天地而言之也是以故曰水宜升火宜降其理逆也沉水而使之不升入火而投之不切是邪神氣不交而妄以陰陽配合也自取滅亡不宜然乎性命之

若能默默運渾虛寂之中身心自然安靜眞種了然發生坎離卽當既濟心身合一故謂中和乃雙脩之妙理

道純以自然得之身靜而得藥心靜而養火身心交而坎离合謂之性命雙修水火既濟因其自然而然至於無所不靜則一身之精氣皆滋生而養矣故曰天地萬物生是中和之極天地位焉萬物育之吉也天之道純以性加曰天地之道則有陰陽之功焉陰陽之氣生於天地地中陽而天中陰地爲噓而天爲吸則爲春夏陰爲噓而陽爲吸則爲秋冬惟其陰陽之氣相推上下而變化順矣何爲相推沉水入火是不相推而自損其身矣惟以陰投陽以精合神而氣相通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博水火不相射而變化順順者地天泰而水火濟矣譬之沉水而養命者不同焉

聖人十一章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至律歷所不能契

道之妙也自然而然觀心得道止機成天皆是自

身安心靜而眞性自現天道自明了然自得所謂如如不動淸淨自正乃無爲之妙金丹畢矣

然之功也聖人知之故不可違因而取盜機以養身安殺機以養心以身制心以心制性以性合天此道之自然也何有功焉然而至靜以爲功心靜而殺機自消身靜而盜機自滅身心合靜而二機成土矣至靜至極豈律法之所拘乎豈曆數之可期乎無以加之皆不可測其端倪也

## 奇器十二章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



奇器者陰陽之謂先天見而虛空成卽神室也不要以有尋不要以無覓靜極炁生方能陶鑄萬物非器乎當其未陶鑄之前鬼隱龍匿莫知所

之術昭昭乎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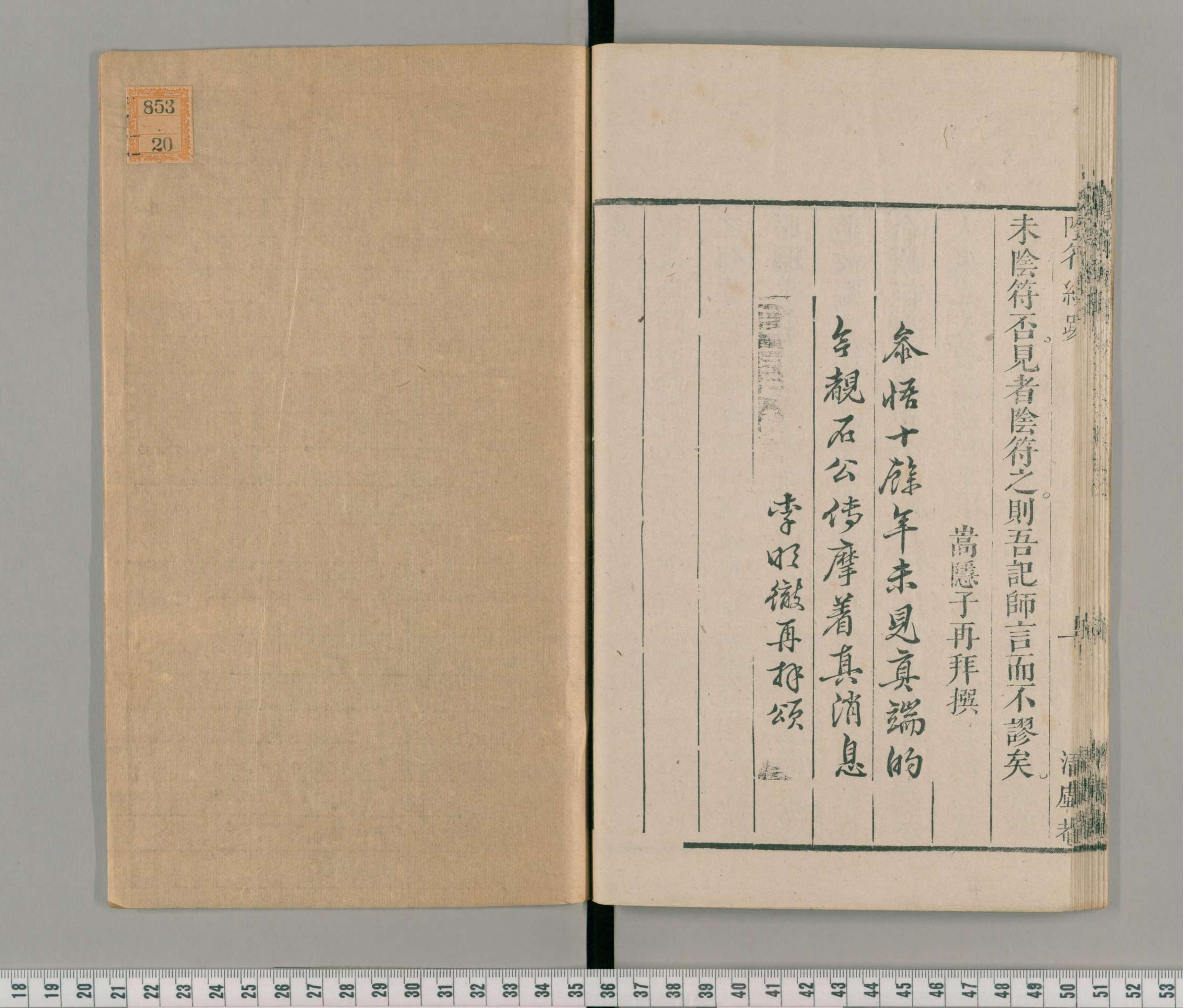
性命之道至於至靜之極久而爲器配諸天地何也至誠無息以造於悠久無疆則是成諸奇貨也道德經云大器晩成是此器也此器也是性命之機所結也名曰無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豈空空一器也哉然而萬象生焉生天而爲天生地而爲地生人而爲人生諸物而爲諸物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存動發於機必有相勝其大無所不包小無所不入節芥子納須彌故名象帝之先其可測乎

有象可象無名可名象帝之先名曰赤子至此階也豈八卦之可測乎甲子干支之可轄乎不受天地六子之拘安有輪廻花甲之管出死入生生生不滅無聲無臭上天之載神機鬼藏不其然乎此功用也是何故與是何術與陰陽相勝之術也昭昭乎象矣明明白白有目者咸可得而見之焉道豈難聞乎

## 跋

曾記眞師曰陰符經三百餘字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性命雙修之意也結言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象矣是命中有陰陽之術以戚觀天執天之道故囑言曰昭昭乎象矣中分性命之機性以殺機命以盜機而後復分性有賢愚不肖之弊命有沉水入火之失復結之曰聖人知自然不可違總以自然而得性命也僕今得師言故述而錄之不知陰符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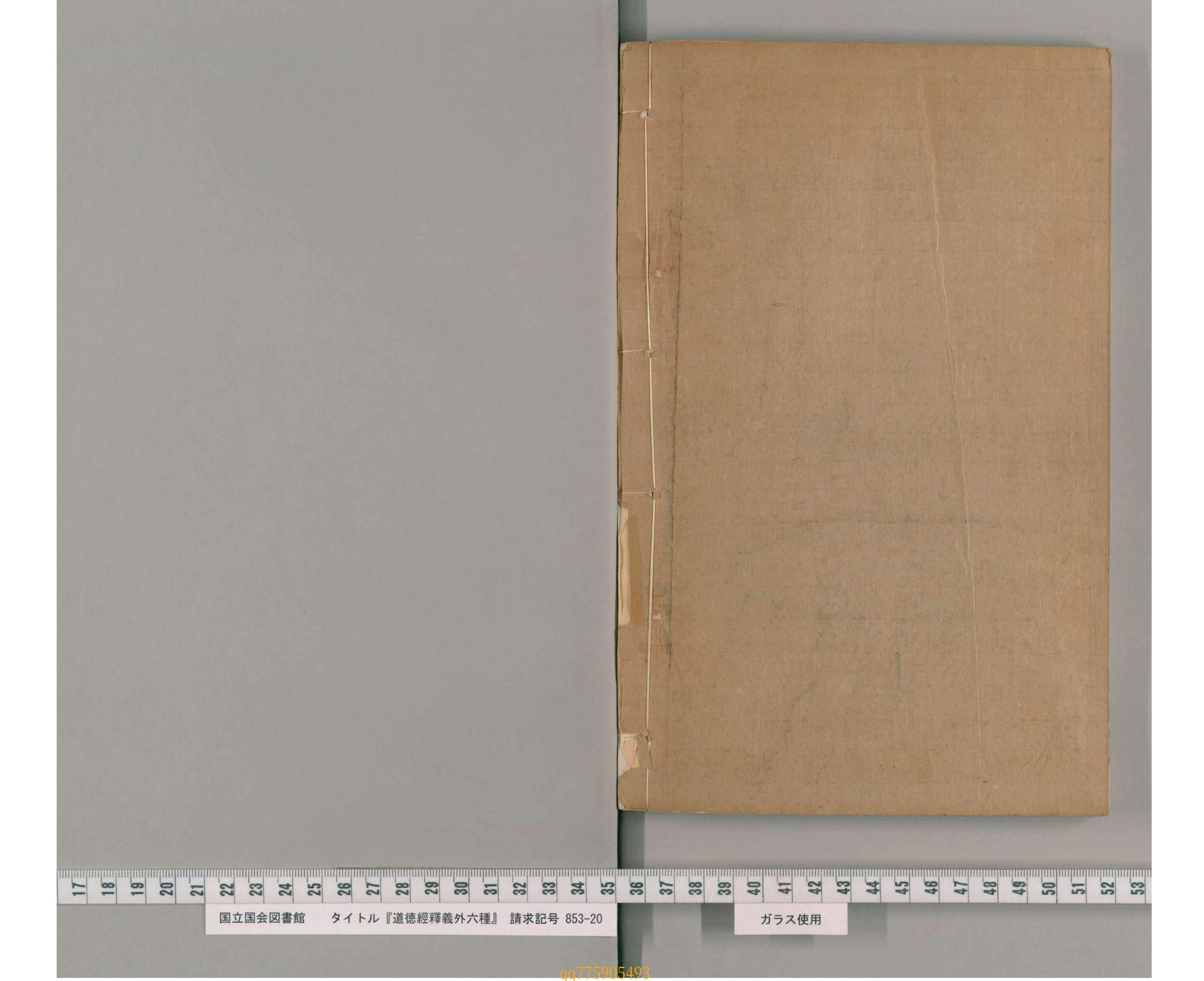
未陰符否見者陰符之。則吾記師言而不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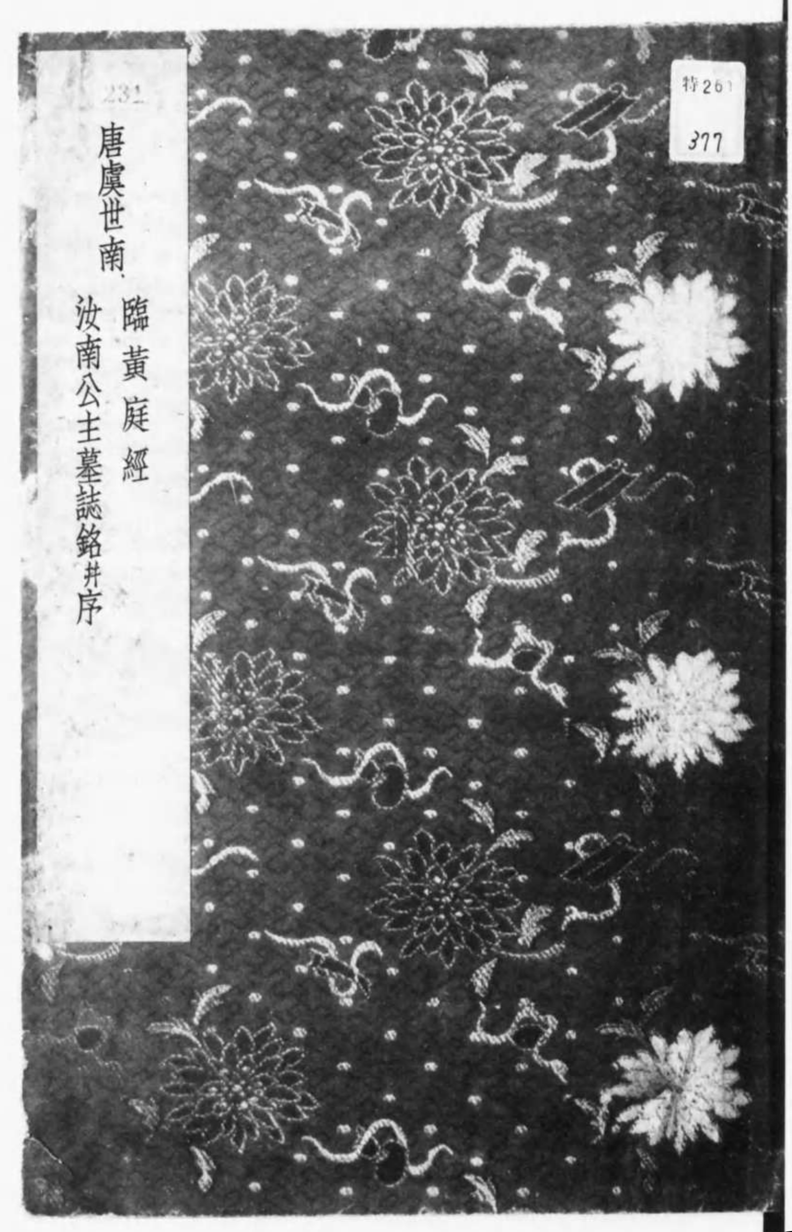
嵩隱子再拜撰

參悟十餘年未見真端的

今覩石公傳摩著真消息

李昭徹再拜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道徳經釋義外六種』 請求記号 853-20
ガラス使用
qq775905493




始

# 目次

# 釋文

虞世南・臨黃庭經

黃庭經

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入丹田審能行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蓋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神廬之中務修治玄雍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噏廬間以自償保守完堅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俠以幽闕流下竟養子玉樹令可杖至道不煩不旁迕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既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員真人子丹當我前三關之間精氣深子欲不死修崑崙絳宮重樓十二級宮室之中五采集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妙房中急棄捐搖俗專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繫子長流心安寧觀志流神三奇靈閑暇無事修太平常存玉房視明達時念大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閉子精路可長活正室之中神所居洗心自治無敢汙歷觀五藏視節度六府修治潔如素虛無自然道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為心自安體虛無之居在廉間寂莫曠然口不言恬惔無為遊德園積精香潔玉女存作道憂柔身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惔無為何思慮羽翼以成正扶疏長生久視乃飛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誰與共之升日月抱珠懷玉和子室子自有之持無失即欲不死藏金室出月入日是吾道天七地三回相守升降五行一合九玉石落落是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曉根蒂養華采服天順地合藏精七日之奇吾連相舍崑崙之性不迷誤九源之山何亭亭中有真人可使令蔽以紫宮丹城樓俠以日月如明珠萬歲照照非有期外本三陽物自來內養三神可長生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反魄道自然旋璣懸珠環無端玉石戶金籥身完堅載地玄天迫乾坤象以四時赤如丹前仰後卑各異門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氣致靈根中有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仙人道士非可神積精所致和專仁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大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既心為國主五藏王受意動靜氣得行道自守我精神光晝日照照夜自守渴自得飲飢自飽經歷六府藏卯酉轉陽之陰藏於九常能行之不知老肝之為氣調且長羅列五藏生三光上合三焦道飲醬漿我神魂魄在中央隨鼻上下知肥香立於懸癰通神明伏於老門候天道近在於身還自守精神上下開分理通利天地長生草七孔已通不知老還坐陰陽天門候陰陽下于嚨喉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入清泠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立於明堂臨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通利天道至靈根陰陽列布如流星肺之為氣三焦起上服伏天門候故道闚離天地存童子調利精華調髮齒顏色潤澤不復白下于嚨喉何落落諸神皆會相求索下有絳宮紫華色隱在華蓋通六合專守諸神轉相呼觀我諸神辟除耶其成還歸與大家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如玉都壽專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舍中宮上伏命門合明堂通利六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王日月列宿張陰陽二神相得下玉英五藏為主腎最尊伏於大陰藏其形出入二竅舍黃庭呼吸廬間見吾形強我筋骨血脈盛恍惚不見過清靈恬惔無欲遂得生還於七門飲大淵道我玄雍過清靈問我仙道與奇方頭載白素距丹田沐浴華池生靈根被髮行之可長存二府相得開命門五味皆至善氣還常能行之可長生。

永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五山陰縣寫。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汝南公主墓誌銘并序

公主諱字隴西狄道人 皇帝之第三女也天姿淑麗所謂夜光之采若木分暉標華照朗之色故能聰穎外發閑明內映訓範生知尚觀箴於女史言容成則猶習禮於公宮至如怡色就養佩觿晨省敬愛兼極左右無方加以學殫綈素藝兼鞶紞令問芳猷儀形閨闈厶年厶月有詔封汝南郡公主錫以湯沐事殷儀序作嬪而典驅九地將禮四星潛嬪彼蒼蔽形哀毀過禮滅性不勝遽以無以摧心移疾荏苒遂纏容顏外變而沈疴內結不勝傷甍之哀遽成傷生之性天道茫昧仁愛其冥以今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

# 小傳

## 虞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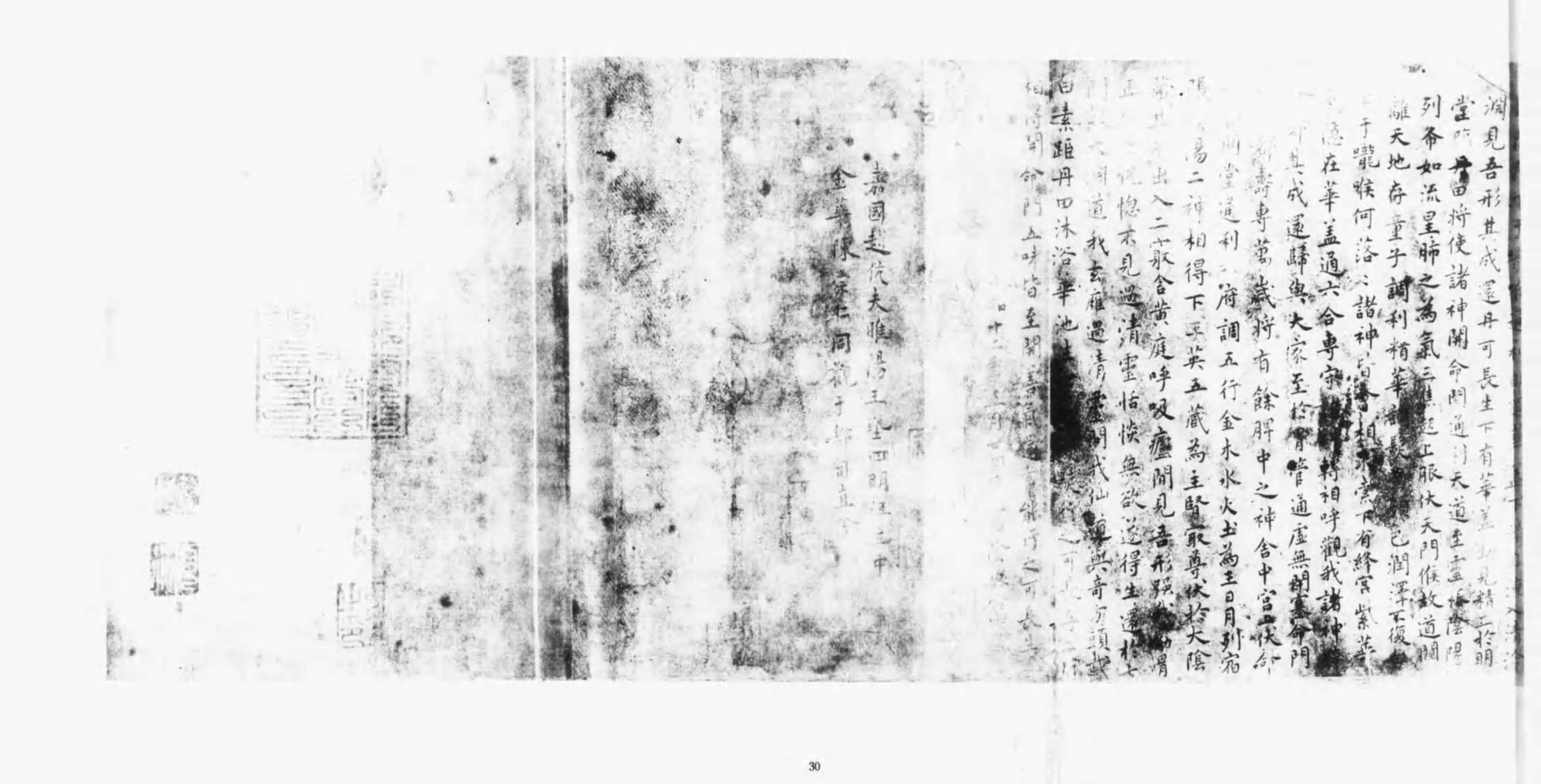
越州餘姚の人、字を伯施といひ、官、秘書監に至り、禮部尚書を贈られ、永興公に封ぜられた。同郡の沙門智永に就て書を學び、その體を妙にし、當時歐陽詢と並んで歐虞といひ、褚遂良と并稱して虞褚といはれた。初唐の大家であることは特に說明するまでもない。ち書道には、王羲之の體を妙にしたといはれてゐるが、唐の張懷瓘の書斷には「虞の書は大令の宏規を得たり。」といひ、近人にては包世臣がまた廟堂碑の西安本に就して「直ちに大令を嗣ぎ、一筆右軍の法を雜へず。」といひ、その書は王獻之に出づと見てゐる。その書の傳ふるものには夫子廟堂碑、破邪論序、汝南公主墓志銘草稿本などがある。（舊唐書本傳・書斷・書後品・唐人書評・集古錄・金石錄・黃山谷集・清容居士集・金薤琳琅・宣和書譜・石墨鐫華・弇州山人稿・金石文字記・鐵函齋書跋・芳堅館題跋・關中金石記・東洲草堂金石跋・藝舟雙楫）

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
入丹田審能行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
蓋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
生肥靈根堅志不衰中池有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
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神廬之中務修治玄膺氣管受精符
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
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吸廬間以自償保守
兒堅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俠
以幽闕流下竟養子玉樹令可扶至道不煩不旁迕
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
既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員真人子丹當我前
三關之間精氣深子欲不死脩崑崙絳宮重樓十二級
宮室之中五采集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
生要眇房中急棄捐淫欲專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
子長流心安寧觀志流神三奇靈閑暇無事脩太平
常存玉房視明達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
謁閉子精路可長活正室之中神所居洗心自治無敢
汙歷觀五藏視節度六府脩治潔如素虛無自然道
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為心自安體虛無之居
在廉間寂莫曠然口不言恬惔無為遊德園積精香
潔玉女存作道憂柔身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恬
無為何思慮羽翼以成正扶疏長生久視乃飛去五行
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誰與共之升日月抱珠
懷玉和子室子自有之持無失即欲得道藏金室出月
入日是吾道天七地三回相守升降五行一合九玉石落
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曉根蒂養華采服天順地
合藏精七日之奇吾連相舍崑崙之性不迷誤九源

潔玉女存作道憂柔身[illegible]
無為何思慮羽翼以成心扶[illegible]乃飛去[illegible]
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illegible]共之升日月[illegible]
懷玉和子室子自有之持無失即欲[illegible]藏[illegible]
入[illegible]是吾道天七地三回相守升降五行一合[illegible]
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曉根帶[illegible]華乘根天順地
合藏精七日之奇吾連相[illegible]崙之[illegible]不迷昊九[illegible]
[illegible]生魂欲上天魄入[illegible]
環無[illegible]全為身[illegible]地玄天[illegible]
氣[illegible]
[illegible]是根畫[illegible]可[illegible]仙[illegible]王非可神[illegible]
歎和專仁人皆食[illegible]與[illegible]獨[illegible]陰陽氣[illegible]
元天相[illegible]五藏主[illegible]行[illegible]
我精神[illegible]回[illegible]經[illegible]
府藏卯[illegible]持陽之陰藏於[illegible]老肝之
[illegible]氣調[illegible]長羅列五藏生三[illegible]合[illegible]條我
魄在中央隨鼻上下知[illegible]通神明
[illegible]天道[illegible]神[illegible]下開入
[illegible]華[illegible]還坐陰陽天門



微陰陽下于嚨喉通神[illegible]遇華蓋下清且涼入清冷
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立於明
堂臨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通利天道至靈[illegible]陰陽
列布如流星肺之為氣三焦起上服伏天門候故道闕
離天地存童子調利精華[illegible]色潤澤不復
下于嚨喉何落落諸神皆[illegible]相[illegible]下有絳宮紫華
色隱在華蓋通六合專守[illegible]精祖呼觀我諸神
[illegible]其成還歸與大家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
[illegible]壽專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舍中宮上伏命
[illegible]堂通利六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王日月列宿
張[illegible]陽二神相得下玉英五藏為主腎最尊伏於大陰
[illegible]出入二竅舍黃庭呼吸廬間見吾形強[illegible]
[illegible]恍不見過清靈恬惔無欲遂得生還於七
[illegible]我玄[illegible]過青靈[illegible]我仙[illegible]與奇[illegible]
白素距丹田沐浴華池生[illegible]
[illegible]至[illegible]
[illegible]章固志[illegible]夫唯[illegible]
金華[illegible]陳[illegible]同[illegible]



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立於明
堂臨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通利天道至靈根陰陽
列布如流星肺之為氣三焦起上服伏天門候故道關
離天地存童子調利精華調髮已潤澤不復[illegible]
于嚨喉何落落諸神皆[illegible]相求索下有絳宮紫華
色隱在華蓋通六合專守[illegible]轉相呼觀我諸神
[illegible]其成還歸與大家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
[illegible]壽專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舍中宮上伏命
[illegible]明堂通利六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王日月列宿
張陽二神相得下玉英五藏為主腎最尊伏於大陰
藏其形出入二竅舍黃庭呼吸廬間見吾形強我筋骨
血脈盛恍惚不見過清靈恬惔無欲遂得生還於七
[illegible]道我玄雍過青靈[illegible]我仙道與奇方頭戴
白素距丹田沐浴華池生[illegible]
[illegible]開命門五味皆至開善氣[illegible]可長

嘉國趙[illegible]夫雖易王[illegible]四明[illegible]之中
金華陳[illegible]同觀于[illegible]

虞書真跡

大唐故汝南公主墓誌銘并序
公主諱字隴西狄道人
皇帝之第三女也天潢疏潤圓折
浮夜光之采若木分暉穠華
朝陽之色故能聰穎外發閑明內
暎訓範生知尚觀箴於女史言容成
朗楷習禮於公宮至如怡色就養佩
帨晨省敬愛兼極左右無方加以學
殫綈素藝兼鞶帨令問芳猷儀
形閨閫以年月有詔封汝南郡
公主錫重瑾瑜禮崇湯沐車服徽
章事優前典爰屬九地維四星。
潛曜毀瘠載形哀號過禮闕
纖不襲虛語無救灰悴盈移陵縈
浸遠雖容服外變而沉憂內結不
勝孺慕之哀遂以傷生之性矣道
縑仁莫其與貞以今月年十

夜光之采若木分暉穠華之
朝陽之宅故能聰穎外發閑明內
暎訓範生知尚觀箴於女史言容成
則猶習禮於公宮至如怡色就養佩
帨晨省敬愛兼極左右無方加以學
殫綈素藝兼鞶帙令問芳猷儀
而隆樹六年六月有詔封汝南郡
公主錫重珪瑞禮崇湯沐車服徽
章事優前典庶九地絕維四星。
潛曜毀瘠載形哀號過禮闈
纖不襲溫酷無滋灰琯亟移陵塋
浸遠雖容服外變而沉憂內結不
勝孺慕之哀遂以傷生之性天道
輔仁寔其虛莫以今貞觀十年十一
月[illegible]十六日[illegible]



右虞秘監所書汝南
公主墓誌草藁宣和志
謂寶載之名於太宰求
材僅以書見于是中
購之而得識三十餘年

右壹秘覧不書泄漏
以至羲徒学蒙宜和也
誤窠哉云名々太宰珎
村僅以夢見于其中
嫡々而得識三十餘年
未嘗不佳来於懐比屬
云弟長兄嫡互象師同
以祝親其筆留園活
弋法尚存其筆風流
寵於左目情々為毅若
銘書之の傍西貞観書物

也世以精金堅石刻
雖強構蔚蹙而生意
然則墨迹之未泯者
豈可石也不寶哉陸
氏子孫其世守之
正德十一年二月十六日
長沙李東陽跋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
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不勝歐骨耳
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
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
蘭亭詩叙治頭眩方室早上在枯樹上游則川動
陽薄冷險筆而能並駕矣此草為吾鄉陸太宰完
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長沙李東陽跋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閒而往往左
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內似柔勝歐骨耳
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
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
蘭亭詩敘治頭眩方室早乃在枯樹上游則川勳
陽薄冷淦筆而能益駕矣此草為吾鄉陸太宰完
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示太宰見此本三
十年往來於懷其子長卿始購得之以為快然余故

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讜見摹本後十年真
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月朔
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云
赫赫高門在裴家相家是其銘文前標紅綾色如
新有名戕云者題云云今皆無之又宣和書譜已入
秘殿而前後御題寶璽不在此豈即王讜之本耶
果真迹而流轉乃殘失標識耶襄陽又自言嘗賦
汝南墓志於中好事者以為真虞今此書雖妙極
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構或即米而臨未可知也竊
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
何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書
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生日也為一歎而書

迄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月朔
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云
赫赫高門在裴家相家是其銘又前標紅綾色如
新有名幾玄者題云云今皆無之又宣和書譜已入
秘殿而前後御題寶璽不在此豈即王議之本耶
果真迄而流轉兵燹失標識耶襄陽又自言嘗於
汝南蔡志淅中好事者以為真虞本此書雖妙極
或法而不參襄陽諸搆或即米而臨未可知也竊
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
何必鍾太傅或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書
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爲一歎而書
之末

萬曆丙子仲春十一日王世貞謹識



余初閱此書以爲視右軍頭眩方帖有入
室之妙後見米元章書史謂頭眩方即虞
所書僕鈎本在鮑傳師家俗人添入羲
之兩字及考黃長孺記得陽人入山得
大石中空內有小石刻羲之頭眩方此
之絳帖字稍縱逸各有妙處然則絳
帖頭眩方蓋永興臨右軍筆耳余
懸斷之語似不減老米目擊也米又言

迺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觀真後止貞觀十年十月朔
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云
赫赫高門在梁家相家是真銘又前標紅綾色如
新有名裝云者題云云今皆無之又宣和書譜已入
秘殿而前後御題寶璽不在此豈即王獻之本耶
果真迺而流轉兵燹失標識即襄陽又自言嘗臨
汝南墓志澌中好事者以為真虞亦此書雖妙極
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構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
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
何必鍾太傅然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書
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之一歎而書
其末

萬曆丙子仲春十六日王世貞謹識



余初閱此書以為視右軍頭眩方帖有入
室之妙後見米元章書史謂頭眩方即虞
所書雙鉤本在鮑傳師家俗人添入羲
之兩字及考黃長睿記謂陽人入山得
大石中空內有小石刻羲之頭眩方比
之絳帖字稍縱逸各有妙處然則絳
帖頭眩方蓋永興臨右軍筆可余
懸斷之語似不滅老米目擊也米又言

宋世大令永興極不易得真蹟雖好
事家亦無之然則余之有此碑寧啻
吉光半幅耶 世貞

萬曆五年仲夏二日與徐天祐同觀于弇
山堂中莫是龍敬題

虞秘監汝南公主銘起草墨迹
自貞觀以來幾千年藏在人間
流傳為珍玩今冢宰長洲陸公
於其鄉人購得之公精鑒賞此
帖之眞一見而决謂即米南宮
張直清家目睹者予以為秘監
德行忠直最當世假令其書拙
後人固當嗇愛然則其為公所
重徒書翰乎哉太倉毛澄跋

於其鄉人購得之公精鑒賞此
帖之眞一見而決謂即米南宮
張直清家目睹者予以為秘監
德行忠直最當世假令其書拙
後人固當畱愛然則其為公所
重徒書翰乎哉太倉毛澄跋

顔延之詩云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注引尸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誌銘序云天潢
疏潤圓折浮夜光之采折字半黯殆不可
識今以延之尸子之言觀之當為折字無疑
矣水村陸先生出此卷相示誦玩之餘因識
于後南陽王鴻儒題

昔評書者云歐虞褚薛並以書名馳
騖一時而永興書特古雅為之右軍
及觀夫子廟堂碑與它帖書殊不知
所謂若此汝南公主誌銘遒勁清婉絕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誌銘序云天潢
疏潤圓折浮夜光之采折字半顯殆不可
識今以庭之尸子之言觀之當為折字無疑
矣水村陸先生出此卷相示誦玩之餘臼識
于後南陽王鴻儒題

凝齋圖書

昔评書者云歐虞褚薛並以書名馳
駕一時而永興尤得古雅為過右軍
及觀夫子廟堂碑與此帖書殊不知
所謂善此汝南公主誌銘遒勁清婉絕
顯蘭亭此該家之所能及也子大理
元美均為樓孫亂綴書其後

萬曆丁丑五月俞允文

辛卯七月徐益孫拜觀霞餘堂
品外居士陳繼儒同鑒

謝國尚昌先同弘農楊勝拜觀

右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稿舊藏吳中俞君
家與王維雪圖錢別圖東坡赤壁賦王奇游琴同
為家寶後俱散落雖予皆及見之華宗刻石文先
待詔曾得之其稿：高門等語皆在然全是米法後
為都南濠借去不還此卷後有薛紹彭弘文之印
鮮于太常三印金城郭氏天錫二印及萬金之玩
之印且書法清逸不類宋筆定即永興之真筆

而為直清所藏者耶

萬曆丁丑歲仲夏茂苑文嘉謹跋

休承題後一日錢穀張鳳翼
獻翼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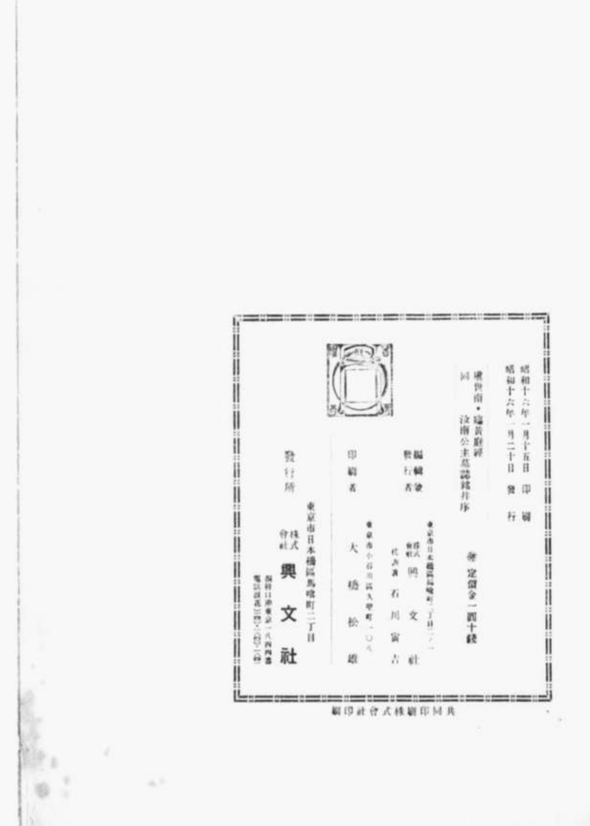
弇州舊藏此卷素極矜惜惟以無旁注隸、高門等
字疑為王薦家摹本又疑是米臨予按米老書史云
真蹟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
朔十一日又云旁注小字隸、高門是其銘在裝巫相家
一張一裝明是兩本且云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
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闕文尚多安得
便言隸、高门不當後幅與前幅不相連屬米老蓋信
張本而疑裝本也今校此卷正空十一字正以無隸、
高門字知為張直清家原本雲烟過眼錄載汝南
公主墓志真蹟為郭佑之天錫所藏此卷之尾天錫
米印燦然其為真本當復何疑在郭氏時當有米
跋後佚去耳南宮所摹亦無隸、高門等字文蓋
不肯摹裝本也文待詔跋以為字勢長而肥見甫田
集此卷絕無長肥之態有目所共覩安得疑為米摹
永興書柔勁險媚南宮雖與同妙然一則綠臺青瑾
一則劍佩雄冠未易遮瞞後世眼目也永興源出永師

便言隸、高门不當後幅與前幅不相連屬米老蓋信
張本而疑裝本也今校此卷正空十一字正以亡其隸、
高門字知為張直清家原本雲烟過眼錄載汝南
公主墓志真蹟為郭佑之天錫所藏此卷之尾天錫
朱印燦然其為真本尚復何疑在郭氏時尚有米
跋後佚去耳 南宮所摹亦無隸、高門等字文蓋
不盾摹裝本也文待詔跋以為字勢長而肥見甫田
集此卷絕無長肥之態有目所共覩安得疑為米摹
永興書柔勁除媚南宮雖與同妙然一則瑶臺青瑣
一則劍佩雄冠未易遮蔽後世眼目也永興源出永師
最得山陰風範唐初虞褚齊名褚書流傳尚多虞



書則廟堂數本碑之外傳世寥、當時矜貴其書謂
見汝南帖不減登第廟堂石刻尚賤千金況此真
墨壽逾千載戲鴻玉烟雖皆摹刻予素不喜戲鴻
寒於無之取玉烟相校形模都非何論神韻知千丈游
並獨泉室際之珍固非鈎摹所能傳也李東陽跋有
陸氏子孫其世守之之語今乃為 存齋觀察所得豈
亦所謂前定耶觀察於余第二次守湖時出以命題弇
州休承皆號精鑒而跋此卷皆不免有誤屬大抵提
筆時未檢書耳今 存公命予跋此卷遲延數月未
報觀察不免以為遲實代小休此檢諸書一洗羣疑差

見汝南帖不減登第廟堂石刻尚賤千金況此真
墨壽逾千載戲鴻玉烟雖皆摹刻于素不喜戲鴻
審訂無之取玉烟相校形模都非何論神韻知千丈游
絲獨裊空際之妙固非鉤摹所能傳也李東陽跋有
陸氏子孫其世守之之語今乃為　存齋觀察所得豈
亦所謂前定耶觀察於余第二次守湖時出以命題弇
州休那皆號精鑒而跋此卷皆不免有誤屬大抵提
筆時未檢書耳今　存公命予跋此卷遷延數月未
報觀察不免以為遲遲代小休也檢諸書一洗羣疑差
可贖遲遲之愆觀察當亦鼓掌稱快矣光緒三年歲
在丁丑秋七月上元宗源瀚
此卷自明萬歷以後至光緒三年始有宗
源瀚一跋然不免有割截蓋香光已收入戲
鴻堂帖當必有一跋也其他集帖亦多有之而
皆不精惟經訓堂帖頗極鉤摹之能中間
有畢瀧曾觀於同眠福即可知此卷曾
入靈巖山館經錢楳溪等之鐵筆故
遠出戲鴻玉煙諸集帖上耶
光緒丁未三月宜都楊守敬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虞世南・臨黃庭經
同 汝南公主墓誌銘并序

定價金一圓四十錢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 株式會社 興文社 代表者 石川寅吉

印刷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一〇八 大橋松雄

發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 株式會社 興文社
振替口座東京一六四四番
電話浪花三四〇〇・三四〇一番

共同印刷株式會社印刷

終

